

天童寺志



天童寺志 卷之八

表貽攷

無盡張商英佛國禪師文序華嚴性海納香水之百
居士殊指南圖贊川法界義天森寶光之

萬像極佛陀之真智盡合識之靈源故世主妙嚴
文殊結集龍宮誦出雜嶺傳來繼踵流通普聞華

夏李長者合論四十軸觀國師疏鈔一百卷龍樹
尊者二十萬偈佛國禪師五十四贊四家之說學

者所宗若乃撮大經之要樞舉法界之綱目標知
識之儀相述善財之悟門人境交叅事理俱顯則

信受奉行為之序云
安定郡王趙令矜禪師後錄序天童覺和尚河東隰州人

陀禪師時號李行者母夢梵僧與一隨球環覺而
有娠誕生禪師夜屋發光比鄰皆驚及師長成左

天童寺志 卷八

一

臂腕上有肉痕若隨球相不欲示人而間有見者
師自童稚喜佛典天性機敏自達宗理每自父母

再四方從其志十五歲祝髮受具足戒十九始行
脚徧叅諸方在處為眾推重後見丹霞淳和尚不

數載機警相投大明曹洞宗旨二十四歲遷入書
司又值淳和尚住大洪山令其立僧淳和尚遷化

真歇禪師住長蘆虛首座席以待之此皆僕昔在
廬山侯溪上塔間居之時親觀是事禪師初來首

與貧巷傳道者照關提雲居高菴秀峯祥义手皆
一時宗匠共為莫逆之交僕一日凌晨乘月作別

于山下有偈云與君攜手下山隅霜滿平川月滿
廬珍重之人善行李小橋流水不相辜師甚久始

自後聲價愈高道義益盛泗洲普照虛席甚久始
為向薊林用諸禪所舉乃為出世次為先兄置制

開法圓通真歇退長蘆師繼其後建炎間兵火犯
境師避地浙東四明將訪真歇于寶陀山州府敦
請為天童主人師堅辭不就後為雲水肩至法座
而受之人情嚮合禪林增光馨香大佈紹興九年



天童寺志

卷八

二

被旨移錫靈隱未兩月獲旨再住天童三十年間
 道俗欽仰傳法之外院宇一新王公大人樂與之
 遊衲子奔轅如水就下常滿一千二百眾紹興二
 十六年育王缺人師舉妙喜佛日禪師主之親為
 勸請文妙喜住育王城府開堂師舉自首白惟傾
 倒劇談濶論執其手云吾二人皆老大惟吾二人
 你唱我和我歌你拍荷一旦有先瞋朕則存者為
 主其事後圓寂畱頌遺余以示永訣而妙喜竟為
 主喪不渝盟也真可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于二公見之矣今越師舍弟淡亦推重延入府庭
 問道旬日十月十七日始還山次日午飯對從容
 談笑自若索湯沐浴易衣需紙揮染育王書囑以
 後事及書偈告眾末後一著光明四布歎未曾有
 居生之日語錄偈頌言句一一不遺師于常所用
 扇惟書菩提二字甚不凡也延平慕師于常所用
 平日法義求序于余余曰更請佛日大禪老為末
 後句始得功案大備此老不動聲氣拈佛祖命脈
 以接雲水上人當更問不涉廉纖語如何話會佛

慣得其便上人恐未免竹篋也急著眼減一半恭
 紹興戊寅四月初吉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安
 定郡王趙令矜序

法智知禮答子凝書此出圭峯後集裴相國休問禪
 法師知禮禪師書法宗徒源流淺深密師因為答

釋引此以證印本見存南北流傳曾經點授因得
 是聞再答云前書謂指要所引屬乎道聽塗說
 良由不知斯出圭峯後集是以責無實證今既知
 所證合恥鮮聞如何却斥圭峯棄乎援據噫過而
 不改斯
 成過矣

附子凝師與法智書近讀十不二門指要鈔義見師
 師第一書所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淺深

尼總持云斷煩惱證菩提磨云得吾皮道育云迷
 即煩惱悟即菩提磨云得吾髓未知此語得自何人茲據
 原是菩提磨云得吾髓未知此語得自何人茲據
 祖堂及傳燈錄只云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未委

彼宗復何為解願師削茲傳聞自扶本教無使帶名相者取傲焉

第二書辱垂來示微引源流徒知出于圭峯問相國不知知解宗徒祖師昔記循其泛說詎愜通懷

既云曾經點授合具雌黃何故採鄙俚之言資唇吻之解

第三書假達磨授二祖有本無之說道育尼總持有斷煩惱之稱則圭峯言之大師引之斯亦可矣

乃原無此說豈可隨流逐響大凡援引古今存乎婉常苟弘教者引佛不當亦須削之如此則稱為

人師堪為教主否則學而不思斯之為恥何恥鮮聞所謂過而不改斯有歸矣

狀元張孝祥宏智禪師跋宏智禪師既入滅度其弟

于湖張孝祥銘碑後跋子各以其所得散而之四方余之所見慕南獨卷卷不忍捨其塔廟以去庶

平築室三年者今又觸熱走三衢求文于超朕居士將刻石記末句非信道之篤有是哉紹興戊寅十月張孝祥書

天童寺志 卷八

雪竇顯送僧歸偈 峩峩太白峯倚翠列霄岸天童 羨君乘輿歸凭欄與誰看

雲門偃禪師至天機緣師入見童云你還定當得麼 師云和尚道什麼童云不會

即目前包裹師曰 會即目前包裹

虎丘隆禪師示應偈 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 菴徒 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

聞有 此枝

大慧杲禪師過天上堂 垂萬里鉤駐千里鳥 騅布幔 童請 天網打衝浪鯤鯨此是天童

老人尋常到底育王今日得得入山瞻禮客聽主 裁今陞此座到這裡說個甚麼即得莫是說心說

性得麼說玄說妙說理說事得麼既總不得不可 只恁麼休去既不可休去又不可說心說性說玄

說妙說理說事莫是世諦流布得麼若恁麼喚作 願水張颿未是衲僧用處雖朕如是畧借主人威

光與大眾赴個時節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尺蠖之屈乃欲求伸擊碎蟠桃核得見個中仁個中仁既見此道出常情且道出常情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眼光燦破四天下主盟此道是渠農復云適來蒙堂頭老人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此是香林語堂頭今日舉育王隨樓掖也未敢相許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于載又奚爲

又

覺和上

遺書至上堂

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舉起書云這個是天童

和上末後把斷要津全提底消息還委悉麼如未

委悉却請維那分明說破宣訖遂陞座云法幢摧

法梁折法河乾法眼滅雖狀如是正是天童眞實說且道說底事作麼生知音知後更誰知

子教

授嚴康朝

應菴禪

序

臨濟正宗十傳而至佛果虎

應菴以歷劫堅剛之心見此道光之本天狀師子吼裂破野狐心栗棘金圈不容情解銅頭鍊額也

天童寺志

卷八

四

斷命根要識應菴宗綱莫向此紙上卜度

放翁

陸游

無用禪序

處義一畫發天地之秘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淨名一默曾點

一唯了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

喜一竹篋子皆同此關楨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

用禪師蓋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

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

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

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

了菴清欲跋

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兼有之是爲德山臨濟觀其棒喝交馳主賓互換莫

非揭示此個宗旨豈下劣種草所得而與哉老妙

翻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就中要妙固是抓著渠癢處劄著渠痛處簡點將來大似普州人送

賊天童全禪師出妙喜之後啟迪學者用而無用
語錄行世未始有言也今覽陸務觀所作序文提
水放火大段可畏至于識破韓潮州止是說得宜
其無用同叅者矣雪間寶此遺墨慕賢尊祖之意
歷歷可嘉夫豈徒
爲耳目之玩哉

直閣張鎡密菴禪序
密菴禪師示寂之三年其得法
約齋張鎡師語錄序
眞子住靈崑了悟以老師平生

語一編屬鎡作序
鎡切謂老師一見應菴使明大
法破沙盆語盛播叢林此無可序者七靈名山道
滿天下一時龍象盡出錯鎡此亦無可序者入對
中宸闡揚般若深契上意益光宗門此亦無可序
者朕鎡叨承衣付義
不容默謹爲之序

木石尤諳癡絕禪序
癡絕禪師既示寂其徒了源以
居士尤諳師語錄序
師平生提唱語一編示錫山尤

諳日子知吾師者盍爲序引以傳予晚識師得數
語受用不復辭余觀近世尊宿語錄多成窠臼惟

天童寺志 卷八 五

癡絕師獨較些子蓋其得處超軼用處灑落故平
生室中不許人下語轉以此著羅龍打鳳而學者
鮮能鞅泊門庭高峻屹然宗匠之靈光今也則云
徒存劒迹非其種草孰識苦心必有護持流通久
遠者矣

晉陵尤靖天目禪序
嘉定壬申琰浙翁唱道蔣山予
師語錄每至山浙翁詫其上首得人誦

其提唱相與攜手詣寮見之精采端厲使人斂衽
莫測其淺深也後數年禮滅翁之名道于江湖歷
住五大刹學者圍向之又三十年予乃得見其遺
語于天竺胸巖胸巖囑余拈出因思諸祖中惟丹
霞本書生悟後句語玄妙猶帶儒酸氣荒去窠臼
超朕言意之表頭頭顯露物物全彰如滅翁者丹
霞合放他一頭地朕是事非凡流可湊泊學者當
于破沙盆上著眼勿錯路頭可也輒以俗語題其
卷首云

幻菴住首座

呈應菴和上

偈

耽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砂盆一个子

孫乞活也應難

無文燦

代諸山勸請西崑疏雙徑諸郎各共滅胡毒惠禪師住天童寺疏手中峯四世公為有道

曾孫豈宜邈在大江之南合亦橫行東海之上某通身活眼信口生机軟頑隊裡挨拶得來文武火

中蒸煮不爛由東林遷太白比應菴出處畧同以蜀士繼隰州與癡絕後先相望挂一帆之秋色乘

萬里之天風在昔乃祖叢林中興可待只个舊時車子要看橫行

希叟曇禪師

奇天目禮禪師

偈

翁年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崑畔樹枝

枝葉葉是曇華

石室瑛禪師

謝平石禪師問疾

偈

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崑花談不

天童寺志

卷八

六

二青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噓飯噓空得自由太白鄼峯烟雨裡箭與來往亦風流

古林茂禪師

寄密菴太師祖偈一句投機廓頂門當像與斷江師兄陽提起破砂盆七穿

八穴重拈掇千古從教累子孫

石田薰

送禪者偈冷泉近日飯籬空無奈栽田歲不叅天童偈豐有个休糧方子妙衲僧竟去問

天童

栢堂益禪師

讀密菴禪師語

偈

現成一句欠渾侖犯著師僧便滅門七佛傳來正法眼對

人喚作破砂盆

橫川珙禪師

天日和尚語巴陵不為雲門設齋報答晦日拈香語祇憑三轉語靈嵩今日先

悉麼先師在日向他前一切伎倆使不著生既

如是歎
後亦歎

又 尚遺書至 上堂

從上來歎 衲子眼能有幾人 昨夜玲瓏崑

和 尚遷化去也

又 天童止泓 上堂

天童和尚垂訪陞堂 陳謝因舉一

弟知得從上尊宿相見無絲毫相見底

道 理韶國師云 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以字不成八字 不是玲瓏

怨 中愠禪師 謝天童 上堂

崑頂自浪滔天 萬工池中

去隨緣剝脫觸處放光 可以起臨濟正宗 可以滅

有分且誰是個中人 面如滿月 目如蓮天 上人問

天童寺志

卷八

笑 隱訖 癡絕禪師 書山 跋

魯直謫居瀘戎 雖瀕九歎

茗飲愛其風致 作賦紀之後 百餘年 當宋季 淳祐

間 蜀阻兵 革癡絕禪師 蜀人也 思歸鄉而不得 讀

魯直賦 悲之書以寄所感焉 由淳祐距今 皇元天

曆 改元之秋 又八十六年矣 而蜀再罹兵亂 比喜

服 順朕不無傷殘也 予雖非蜀人 觀癡絕所書 能

無 感慨佛言 世界衆生 悉由宿業 流轉 惟有道者

持 以定慧之力 能安行而順適 彼外之貧富 夷險

無 一毫加損于我也 魯直知道 故謫居異土 如享

又 和宏智 偈 東谷神光 照大千 蜿蜒九隴 似龍眠

雲中仙 樂青衣 下風外 芙蓉玉漏傳

取無

雪巖欽

準癡絕上人歸江陵出無跋無準先師癡絕和尚

子古今師法雖狀世尊不出世達磨不西來鷲嶺

未嘗拈華若曰千燈續燄五葉聯芳正是接響承虛

嘗立雪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構取

狂狗趁塊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構取

豈不是起模畫樣徒自疲勞德山臨濟一人行棒

一人行喝總是屎淋鬼子四時運之雷霆震之風

雨潤之千變萬化于其間而物物各適其宜此特

自狀而狀不期狀而狀也本自非遠近何有之見

之一字亦是眼中著屑演上人生緣西蜀古宿所

鍾之地出非凡材一夏相聚凜狀如傲霜青松今

人可敬袖紙并二語見示炷香伏讀如在待傍復

進曰茲欲往江陵訪道舊丐一語為途中受用涼

風蕭蕭黃葉飄飄去

路遙遙外此無他祝

了菴欲應菴和尚送密跋堆雲鉢袋子已是當面拈

出因甚却道未曾分付所

天童寺志

謂吾有末後句待婦要汝遵元來老

子得與麼絮拜觀此卷不覺凜狀

卷八

又癡絕翁所贖白雲端祖詩閑居無事可評論一炷

山居偈忠藏主求和詩清香自得聞睡起有茶

飢有飯行看流水坐看雲夢回樓上曉鐘鳴落

月穿窗夜氣清正喜世間緣業盡靜聽童子課經

聲清智如如本妙圓不分凡聖體皆狀即今六

用成休復即是威音大劫前一性虛閒百念停

剩將雙眼挂空青溪村院落

又真尊宿跋妙喜巖州同唱斯道于玉几太白千載

得諸老墨迹云今天下據曲叟木以鍊爐步自冒

者求一古淡如自得已不可得况典瞻麗密光明

又密菴和跋益震驚天地若塗毒鼓狀宜其燕坐高

上墨迹密菴老祖任少室正宗之寄鼓一破砂

臺四事供養以應來學而猶不免于持鉢奔走艱
難萬狀吾不知造物之待人固何如哉豈必欲其
顯發吾先佛軌儀以爲後世竊服踞位妄自尊大
者之戒乎燈侍者當視其蹟明其心則破沙盆遺
音可繼也

元叟端

癡絕所書草堂法師示跋有運斤之手無受

道璋書授其徒惠派斤之質則其道不
傳有受斤之質無運斤之手則其道不知者其
津涉也傳者其源流也源不清則其流不潤津不
正則其涉必迷斯二者所以常相求而不相離也
西天四七東上二三師勝資強本淡末茂光明俊
偉磊落掀天地巨萬世者豈外此別有旨意哉草
堂之于道璋也諄諄其言運斤受斤可謂明矣癡
絕之于惠派也咄咄其書受斤運斤可謂至
矣源清而流潤津正而涉迷焉吾不信也

中峰本

師墨迹跋次母戲之曰攜籃者誰豁爾開悟

天童寺志

卷八

九

今觀其饒侍僧省母有施爲動靜憑誰力之句大
似螟蛉之子殮而逢媿羸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
多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于巖長

癡絕和尚跋老癡絕鏡面具凜如冰霜道德

破霞何如人乃云六年相處一旦分違不勝于邑
大似年老心孤未免隨邪逐惡胡亂搭个冬瓜印
子當時是个漢寄三十棒來打不可也道退却靈
隱寺便了竺初首座你既要學他樣子作麼生爲
渠雪

金華宋濂

雪窠禪序或問余曰菩提達磨西來以不

究本心而趨眞實覺地者名山宿德何莫非達
磨之立文字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曰語錄無乃
弊各隨其時節因緣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

界大師演說大小乘經其弟子結集為脩多羅藏
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人溺于見解而反為心累故
于正法眼藏付于摩訶迦葉拈花微笑問無上甚
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道之一法門耳非真謂
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狀如來自
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諄諄勸
誘而佛置之邪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
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磨出而救之故取迦
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禪
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于白馬寺繼遷開
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
素翕集所以啟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
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
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勿懸崖撒手而立非
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闕與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
語謂為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不誣也師
入滅之十四年其弟子象先輿公月徑滿公以所
錄語徵余為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

天童寺志

卷八

十

緣者言之于以見達磨之宗非有違于先佛諸師
之錄非有違于達磨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
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
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狀靈妙一真直超三界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可攝欲求一物
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
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語哉
觀斯錄者又當于是而求之人能于是求之始于
禪師之道與有聞矣師名悟光字公
實姓楊氏號雪窗成都之新都人

菊

袁士元

送乎中禪師

詩

梵王宮闕皆名山晉陵佳

礪樓臺縹緲烟霞間上人昔年住東海兩袖天香
雲靄靄磐陀石上迎朝殿音洞口瞻神采尋幽
近復遊天童萬松徑裏支筇筇寒泉逆石影清淺
高崖挂月芬玲瓏祇今飛錫凌雲表妙高臺上天
花繞秋風江漢動離
忠何日畱衣一顛倒

文成劉基和天童左菴詩不辭塵匣掩青萍願見天

子紫微終古照玄冥輕風淪雪歸蘭汜細雨涵

止菴祥春雪有懷詩東風游約近積雪閉門淡與感

眼草沒未灰心寥莫南山下茶烟出樹林

用彰俊佛剎叟下語云爛東瓜頌如何是佛爛東

齒牙總若口能吞萬象虛空嚼出一團查

楚石琦禪師寄孚中偈長庚峯頂白雲間捧劄西來

株松樹遶禪關當年金壁誰將去今日天龍

無虛讓北京送啟詩一別天童二十年京華一鉢只

天童寺志卷八

蘿鎖廢烟巢鶴不聞新種樹養蝸猶是舊

朗初慧天童詩涼風一點動溪頭怒發林中萬葉秋

山光夜靜收青黛海氣朝來結蜃樓

空波灑送友入山詩杖策將何往翻經太白山高依崑

流照妙顏幽栖吾

雪嶠信禪師至天童上堂師陞座呵呵大笑喝一喝

善能解語復喝云不必打葛藤遂拈香祝聖無舌人

衣就坐云若論此事盡大地拈來在老人一毛孔

從人得如啞子啞黃瓜向人道不得乃鼓兩臂作

哀樂而得只要豁開自己正眼照四大五蘊喜怒

獅子勢云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喝一喝下座

天隱修禪師

和密偈利利塵塵是道場淫房酒肆不雲兄偈拘方頂門郭出通天眼匝地全

彰是法王把住虛空當撲碎放行輪劫未為長堪嗟苦海無邊際任爾縱橫倒駕航徹底掀翻到

古盤超狀忘物悟心寬大千沙界一毫現百億須彌箇裏舍法盡從伊建立頭頭原藉爾為端倘

朕點破於中事說與知音仔細看學道須當徹骨窮寸絲不罣露家風但能對境忘人我不假澄

心當體空山色雨過添晚翠溪光霞映接朝紅乾坤許我林間老不逐風塵西復東不住湯兮無

住陰了狀如月照孤岑萬緣放下理先覺念無私道可等行履直教無內外應酬休逐在昇沉生

平樂業何勞覓不昧元初一點心

大覺琇禪師

和天童普明頌湘之南潭之北頭角分禪師牧牛明東觸西觸昧少獲頭

天童寺志

卷八

七

多捕尾月下風前盛溺掃屎翻面月白蹄墨黑有索有鉤忍飢受渴輟遠邪蹊趣正道步步登高山

長路杳餽載寒鴉履芳草毛骨馨香見者道好寒者安忙閒得故鄉寬廓任出任入麤朝龍啟暮

茅簷隨時水草明月同閑雖刀砍水珠斷貫淡泊明志寧靜改遠禪失却牛童破壁一個閑身赤灑

灑立鸞地室符瞻正目函蓋乾坤火寒雪毒躩

附月坡禪師

心十引夫心源本寂色相乖真縱逸塵牛頌勞未嘗暫息是以佛垂方便譬

若牧牛今古聖賢咸由斯道清居頌為十二佛圖倡以多篇示以微言伸其教化普明取諸先覺述

此狂言以次編之因成十絕如升楚石以並荆珍達道高流幸毋西耳

未牧生犍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初調我有芒繩驀

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制猶得山童盡力牽受制漸調漸伏息奔馳度水穿雲步

步隨手把苦繩無少緩牧童終日自忘疲
日久功淡始轉頭顛任心力漸調柔山童未
相許猶把苦繩且繫雷馴伏綠楊陰下占溪邊
放去收來得自眠日暮碧雲芳草地牧童歸去不
須牽無礙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
山童隱坐青松下一曲昇平樂有餘任運柳岸
春波夕照中淡烟芳草綠茸茸飢餐渴飲隨時過
石上山童睡正濃相忘白牛常在白雲中
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影白雲明月任西東
獨照牛兒無處牧童閑一片孤雲碧嶂閑拍手高
歌明月下歸來猶有一重關雙泯人牛不見杳
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香
草自叢叢

譚貞默

和尚

偈

宜典本是義典名今昔同緣一化
城現得古錐施毒棒不煩童子下

長庚碧溪流鉢雲千衲鼎刺鳩工草一
莖泚水爲人真个徹大張爐鞴鑄無生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劉志斌

題獅子柏呈

偈

天童古刹何所有太白蒼龍
勢雄赴亭亭老柏壯山容迎

密雲和上
風時作獅子吼于霄鏡輪大十圍匝地濃陰垂萬
帚追憶當年受記時正值今茲緣非偶我師諦是
再來人道著勿忙掩人口一條白棒轉勘予會得
庭前柏十否無情說法只是河西弄罷羣孤走
司理黃端伯密雲禪序達磨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
海岸二枝而臨濟兒孫獨盛臨濟之後又分爲二枝
爲二枝而臨濟兒孫獨盛臨濟之後又分爲二枝
而楊岐兒孫獨盛蓋監寺受慈明遙記如黃檗之
記臨濟故禪道爲天下冠今所傳臨濟派者則皆
系出圓悟勤之子虎丘隆者也虎丘之子天童華
知見高邁大慧特作偈稱之天童華十五傳而爲
禹門傳公禹門嫡子是爲今天童悟大師大師之
望前圓悟勤公凡二十世其望臨濟則三十世而
望達磨則四世也天童居大海東山川環擁當
年之坐道場說法者八十餘員大率臨濟之裔庚
午春余見大師語錄于武林僧舍始知臨濟宗風

至今未墜脩書致敬請說法太白山中即天童華
禪師故址也棒喝交馳學者無開口處莫不望風
而靡以爲臨濟再來大師操履嚴峻有古尊宿風
行解相應與末世之狂禪迥別余觀其用處縱奪
自由每吐一言蓋天蓋地其所從來者異矣應般
若多羅之讚而中興臨濟之道于今時正令坐斷
十方世界

又

禪燈序

昔世尊以正法眼藏囑付迦葉阿難副貳

世譜序傳化毋令斷絕迨至五家分唱而宗風徧
滿十方矣朕黃檗猶有不道無禪祇道無師之歎
何哉當斯臨濟小廝獨得大機之用慣捋虎鬚盡
大地人云鋒結舌去黃檗記以吾宗到汝大興于
世雖因緣之相會亦作用之迴殊也厥後英靈迭
起個個如獅子兒山鬼野狐望風奔遁使正法
眼藏綿歷至今識者所以服師傳之妙也曹洞綱
宗辣魔辨異其大旨畧與臨濟同故法道之行與
臨濟相終始朕自大陽之後投子繼之則曹洞亦

天童寺志

卷八

十四

分源于臨濟矣昔人謂合五百年而別別五百年
而合倘亦有朕者乎乃自宋季以歷我明代有英
傑而殘編斷簡湮沒于荒榛敗草之中後世兒孫
欲識其姓名而不可得悲夫廬嶽志公乃天童大
師高弟也廣蒐碑傳叙次成編其自靈山以至曹
溪則已歷三十三世矣復自曹溪之下以至禹門
則又歷三十三世矣前後相承若合符節而天童
繼起于其間則代興者正未艾也天童操一條白
棒勘驗諸方佛來祖來劈脊便打縱有神通妙用
無處藏身臨濟一宗大典于世奇哉始余承事壽
昌咨決最久朕猶恨離師太早未盡其長及再侍
大師于天童觀其機用而後歎臨濟之尚存也乃
壽昌嘗爲余言老僧五十歲行脚印法瑞峯原未
及詳瑞峯之爲誰子耳余閱禪燈世譜瑞峯原與
禹門洞師則壽昌固臨濟嫡血骨也其嗣廩山而
嗣曹洞實與投子之事相符合日月光明並行不悖
毋令斷絕于方來哉

梅樂居士陶寅齡 太白山賦 西聖東來法苑弘開偏滄溟

現舍利而閃忽名山灑宸翰以崔嵬稱鼎立夫甫

東雋宗風為獨恢維彼太白感侍義興憶天女今

散花茲天童兮給薪布袈裟兮建刹顯山水兮勝

因歷劫火兮不灰嗣龍象兮手春峯則鉢孟肆旗

擁禪石兮後展嶺則大雲小白繞明角兮半空崑

嵌玲瓏兮懸崖祖印泉流活眼今潭隱舊龍界東

西兩澗兮舞玉虹而飛白雲涵碧雙池兮影七

塔而鑿萬工鎖清關之一橋彌夾道之長松乃若

隱隱三門謾遠風恍步金沙之上真行杳藹之

中伏翠堆雲卷並中峯窈窕印月宿鸞亭隨揖讓

光榮右高輪藏左應靈鐘啟層樓而飛翼挾寶閣

以稱雄千佛範金更大德朝元之勅百圍攻木自

玄菟樂浪之宮肅瞻殿構峩峩半天朱霞棟拂黃

金額填天壽賜名景德紀年迄于淳熙雲章復鮮

說法三堂藪梅檀兮林際歲收十庫貯香積兮萬

田廟貌等雙關塔影猶懸五五再來等宿識獅林

天童寺志 卷八 五

復茂翩翩甲海東之刹宇台蕩讓其弘偉望五山
之衣鉢天童特廣宗傳曰第一祖東谷誅茆建多
寶塔童子再勞晉唐接武禪棲轉高中有清閒神
力自邀十方禪利咸啟改瞻歷宋宏智枯木首叅
亦越宗珥真歇錘錮涓涓不絕曹洞之源喻北辰
之寶堅得懷清兮巨瞻懸孤月之澹交來可齊兮
更暹惟曰續燈帝序龍髯表雲門之繼述總一香
之是拈新師清簡子凝道僉法眼之宗空山之窅
大臨濟于石霜繼清遂而續光普交說法將錯就
錯慈航示衆花紅菜黃彼應菴兮漫天布網真無
用兮機境都忘正法眼兮破砂盆廓頂門兮密菴
臧一吼無塵千丈西江龍膺三錫名動上方彼昂
藏者癡絕兼主席乎育王來往兩山之間雙雕一
箭之亡天目儒教淹綜慈湖晦翁避舍別山霖澍
應禱月華雲澹垂祥慧日親傳平石虛菴法雲外
光並宗臨濟後席無詳嗟嘘室運厄元皇雲外
延一脈兮如淨扶洞宗而不替雪窻垂三語兮壁
立比竺西而更昌泉聲冷冷悟徹革囊簡翁茂蹟

烈燄珠藏適當祖兵耀武會茲淨侶悽惶屹獅座
今乎中感虎拜乎劍芒發帝夢而歸西得名譽以
垂芳勅紀元明一公了堂濟燈旣輝淨日從傍及
大明而大用全彰生雲壑而繼天泉法王方慶濟
風之再播五傳圓愷兮荒唐空山絕響虛席其誰
是宜荷擔有人法湧龍池傳支幻有直捋虎髭快
徹自桐棺一人有慶兮千萬人樂業扶持乎佛法
五園圓相兮三十棒不移普應諸方幸挽今惟燈
無盡兮映千秋海月錫一駐兮聚萬斛摩尼庶幾
三十四世曹溪綿衍髣髴百三十尺紺殿陸離猗
嗟兮寧復廿里松濤之久寂萬畝粳香之不肥見
漸復乎鴻模將茲山同浩劫以不朽而芳名天壤
之與齊匪伊人之事與孰可大而可垂千里同風
百世可師倘遐想乎今日之天童徵吾言之與知
而孰

赤若
馮元奮
天童序
余自因朕墮地與山水之緣較
寺志序
暉比覽輿志遇叢林古剎則尤

天童寺志 卷八

六

欣欣向往之雖未親灸蓋若性種之已余母葉孺
人通基禮瞿曇甚謹于教外別有所契先年湛大
師開堂會稽之雲門即躡屐從母氏往印遂歷台
宕諸名勝泝流而東過育王瞻舍利寶塔徧于太
白終焉至輒流連坐臥惚若有得私念溪聲山色
全彰消息何更須饒舌或曰是歷代祖師所常出
身處也余笑謂只今顏宮圯址黃茅白葦間又作
麼生語所稱百草頭上意夫誰非開代之足云踰
兩歲密雲和尚住持此山拂子所起龍象樓閣應
時畢現自當有神物呵護之以丕振宗風其上首
白師裴徊舊蹟其湮滅而不稱爰搜斷簡覓殘碑
于藤封烟裊中得若干葉稍脩飾之集爲志而居
士張容卿陳記常輩入山叅扣爰付諸槩時白師
以華嚴會來祇園與余俱因命叅訂余惟太白山
故在也太白之典廢消長閱千餘年未至如滄桑
之不可問也今聿新堂與在密雲和尚庸以別峯
相見而白師之爲此志以志不朽夫亦隨緣說法
俾覽者自得此山真面目耳蘇端明日衆生各自

開堂何關石塔此之謂也白師曰如子言直欲一口吞盡須彌又奚太白之足云狀世人則以是志太白雖無須彌可矣余弟君行在所聞之拍掌稱快遂附諸如椽後非敢曰夙緣所種亦欲世人豎起眉尖非徒作他年故人觀也

廣文 客卿 張廷賓

兩入記 歲丁卯夏余寓四明天寧寺發

天童古佛勝區麗育王尺咫不可覩面失余因至育王山拜觀舍利畢遂覓一筭輿過天童田中人見余摯一僕入山頗怪而觀之余亦不顧但是蟬聲竹影中得路遙望而窄堵兀如者其小白嶺耶自嶺而下有數百餘人家聚族而處者天童街耶踰街見衆山圍抱或夷或鏡而中有突如其高者曰太白峯其坦狀獨坐者鉢盂峯若覆鉢狀寺基實處于此昔宏智禪師說法道風丕振寺中有田萬三千畝供給雲水四面山皆寺中山無他樵薪者而寺前亦有田于三百畝莊名金山田等三四百

天童寺志

卷八

年其子孫如富家兒不知宗乘爲何事豪貴家乃得質取擅茶筍之利甚至祖塔掘毀寺僧亦噤不敢出語見客影則闔戶去于是上帝怒之命龍護法一日風雷交作殿宇化爲烏有是歲寺主因懷鳩工僅建法堂向三門而進曰清關橋太白泉水流于橋下出以灌舊金田莊田若小瀑布貌首觀之未暢步至橋下聽其潤響淙淙甚可也舊志有宿鷺清關鎖翠隱蓋諸亭皆在三門內萬工池外而今並無其跡萬工池二惟內池泓澈而外池尚涸又進百餘步七佛塔至殿基而柱礎並無一存豈以龍挾之去耶鐘樓在其左首今玉寅歲重建余因入法堂禮佛旁有僧誦法華經者始欲遷延避去余邀語遂畱余飯午餘偕登玲瓏崑崙皆峭石而中有竅穴似米顛袖中物此太白山之奇景也一禪僧誅茅守靜其間曰爾南余叩之知余慧人烹茗飲余而余果信心于一老僧舍老僧見余若怪若覩我者次日作二絕言別過小白河復附舟

返明歲季冬寺僧有明賞者募金粟山密雲和尚
法席知和尚余師也先以書致余後親來與同志
者共議敦請所當行事遂以書致余後親來與同志
五人及一靜室僧買舟九日晚至郡城十日晚抵
小白河是夜月色明甚山光映發清景得未曾有
同人乘輿譚禪語過嶺每四五里一休三四里一
望見山拱而貴地厚而衍並嘖嘖呼山靈欲語惟
憶宏智禪師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
之句彷彿相似又不覺歎萬松關之只存一松耳
夜禮佛留宿長庚樓晨共飯于大鑿堂堂額係宋
文憲筆今不存諸友各信步覽峯巒諸勝是夜議
事寺僧忽愀然語曰古有田以斤賣殆盡而丁獨存
六十三名幸免糧也今田以斤賣殆盡而丁獨存
田歸宦戶役占僧籍殊甚無謂居士輩能為吾清
之乎衆無以應中有感者曰昔宋南渡民賦幾何
而禪師得以安享山中資糧不匱若某某叢林皆
狀民不如貧今當聖世何僧俗交困至此意似有
不盡吐者譚已不覺漏下三鼓各頽然就寢十三

天童寺志

卷八

六

日晨起咸云請師一著重揚祖道因禮宏智禪師
塔塔名妙光宋孝宗所題今亦不存塔院甚敞旁
菴名東谷今已為俗家物矣不敢入地名小天童
卽晉師開山之所也夜復就寺寢次晨各乞僧一
杖策而返

廣文 姜銜 壬申 序 昔王荆公議孔孟後無聖人張文
易菴 姜銜 志 定公引馬祖坦狀丹霞輩曰儒門

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後張無盡歎賞為達人
之論余今飽繫一繩冷若枯衲恨不能以性命之
學救人每讀宗門書遇宗門人未嘗不嚮慕其事
若四明一方多古佛勝區狀或鯨爾阿闍一現或
間發蓮燄數枝未見歷千餘禩祖席綿延響振叢
林如天童者噫盛矣余聞禪宗五燈臨濟為大志
稱天童備五家之傑而臨濟開于咸啟大于應菴
密菴諸老于茲為烈今密雲禪師以臨濟正傳卓
錫來止門下多英靈衲子吾知宗風正振其更為
咸啟開堂之始乎後代未可量也余閱志中以上

祖師提唱機要及今密雲師冷棒熱喝莫非示我
父母未生前而目前此面目佛祖與孔孟同我輩亦
同余未三敏竊願從四明士人共證內外護位無爲
向者宋三先生所差也偶禪友張客卿氏過訪談
漫書數語寄之山中

侍御方震孺呈密偈序云謁天童密雲大師語及工

汗下感呈二偈兼以爲別倚牆靠壁多生謎賺
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原來真个熱更從何處說摸

糊一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天童大有入

郡伯韋克振密雲和尚詞禪宗肇自少室直指單傳

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支分派衍號稱極盛傳至今
去根源日遠荷道者懼焉起衰救敝必拈第一義

示人令少室宗風儼然未墮則密雲禪師其人己
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範從其上

天童寺志 卷八 九

座容公傳師之徽音更欲遵歷代以來名僧禮爲
師立道行碑徵文于余余遂巡久之而終不敢辭
者以碌碌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之鄙
拙也按師諱圓悟號密雲出宜興蔣氏生而穎異
端嚴讀書黜訓詁喜縱筆揮染如奔驥羽驚不可
羈緼見之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
矣每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偶閱壇經若夙契嗣
是而耕而陶而樵牧惟事參究一日負薪入山與
積薪遇恍然有省遂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
池師往侍之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鉗錘久從執
役備歷艱瘁閱二年始薙染文三年閉關又三年
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問有請益未許也師志
益勵忽于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
過患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叅龍池于都
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相對豎拳諸佛拈不出處
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有古人作畧池已心析之
師南遊自雙嶽歸龍池名師叩以扶持佛法師呈賞
莫不驚歎追歸龍池名師叩以扶持佛法師呈賞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罰都與三十棒之偈池大笑以付囑得人未幾遷
 化師感法乳恩淚服心喪且念付託之重涉天台
 之通玄寺才一提唱宗風大布又應金粟請龍象
 競歸之不踰時輪奐遞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
 以萬指凡師所過求瞻禮者遮道不得行數千里
 外勒尺寸以請者為之發蒙導滯如親承實棒而
 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皈依益眾值
 明州司李黃元公請主天童遂允焉攻昔天童以
 叢林冠五山自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蕪
 肅師樂其寂靜森遠苟可容膝而已詎意布金長
 者現千百化身而至爭任締構積十年殿閣堂室
 崇隆望之若雲蒸霞蔚瓠瓠濟濟師所付囑者十
 餘人其曾玄輩各分化一方者甚盛師既修列祖
 塔竟卽有退藏之意歲辛巳田太傅恭賈紫衣入
 山祈師演法兼請主大報恩寺師以年邁力却之
 迨敦趨之命再至師已拂衣竟上通玄矣師居通
 玄起居如常以是年秋七月七日偶示疾遂跏趺
 而逝其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眾弟子如失怙恃

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山從泥塗中引縛者數百
 里絡繹不絕哀號振林谷德澤及人可槩見已師
 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二十五年
 與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體迴露
 不隔微塵大用昭融不畱纖迹故其開示者舉從
 前于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斷葛藤撥開雲
 霧其接引者自王公長者以至闡提輩統以慈光
 攝受共登正覺其著述者為法語為題咏為酬答
 為辯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因感而應如鐘
 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徧復者不第通
 玄金粟天童連雲蔽壑功成萬礎凡平日法幢所
 責卽為寶坊師惟一杖飄然不作一住相正所以
 平貴賤智愚萬物同根一體之語真不愧古人矣
 敷揚未罄重宣以偈太白峯高夏璣磬砥柱狂瀾
 回百川瀾江鷺嶺帝網沿烜赫有人此鴻鸞中懸
 直欲奪前賢窠窟倒翻階級前萬象門庭空中懸
 豎拂當場正令傳如神鋒觸大火然破除一切無
 中偏炯炯透出心球圓寶光五色冒大千龜毛蛇足

與忘筌脫透是名祖師禪飛矢墮側化青蓮名動
九霄綵綉宣俄瞻瑞相現通玄四大假合真不遷
寧計年江湖行地日麗天歷何僧祇永綿綿

虞山錢謙益山翁禪序天童山翁禪師恣公以密師
聲如雷施藥樹味擊塗毒鼓有寂子小釋迦之目

賈其餘勇作為詩文如漏身雲如灌頂水文入學
子用世閒智測度咸以為扞山畫石門範之流亞
余頃讀其全集為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紙回歎
歎煩醒而不能舍朕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
佛者朕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
義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
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恣北轅之仇
甘左袞之辱妙喜以壞衣髻髮之人敢于左袒子
韶抗權奸之議而觸冒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
師何為拳拳忠孝欲迎羣迷俾趨正教嗟其忠誠
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于砍臂斬頭

天童寺志 卷八 廿 嘉慶三年仲冬月 慈覺長老學幼易慎書

亦將怡朕順受如斷藕根如解膠革于毀衣焚牒
乎何有於乎薦嚴之疏龍髯馬角之淡悲也新蒲
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葵玉樹之什空阮屣
海之餘恨也徵諸妙喜以言乎其道則相符以言
乎其志則相叶以言乎其時世則宋世所謂忠義
士大夫追朕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撐單出流
連涕泗于陸沉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軍國荆
弓也宗社鄭璧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穹廬
地秘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東
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
也山河草薺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殞今之
人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
者哉琉璃之誅釋種也世尊樹下拒諫而阿難愁
悶慟哭開寶之師東山斬春肉身為故國而泣血
天寶之亂荷澤編管殘衲與檀度以濟師是何
今人之廣大而佛祖之隘今人之圓通而佛祖之
固今人之大覺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
口好善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謂總使鍬輪頂

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志公
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一點血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
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路相習以為固狀是可以
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習以為固狀是可以
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譚玄說妙如刻人
糞作栴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體大悲惻狀憐
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現忠義士
大夫身而爲說法士大夫之所崇尚者文字也故
又現聲名文向身而爲說法有人于一言半句汗
下毛豎畱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即是不斷佛
種斯即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
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狀磨牙礪齒
先教之以所以爲人天焉有

又

嘯堂

初集序 天童曉公詩心清體遠恬虛樂古居狀衲
衣本色也韓退之詩云清曉卷書坐南山

見高稜此二語殆爲曉公傳神寫照行山不云乎
隳名之人萬慮都盡強畱詩道以樂性情蓋由弊

天童寺志

卷八

廿

慈覺長老等功德書
嘉慶三年仲冬月

起餘塵未泯豈健羨于其間哉曉公能了此義月
下風前么絃孤興色天清迴花露滴瀝詩當益工
而禪心益妙以此爲今之緇流藥其塵垢療其狂
易用詩句爲牽勸故知不後于古德也曉公此行
將木陳和尚命請余作天童密翁塔銘余不能如
無盡居士爲石門點出金剛眼睛却與點綴詩卷
作餘塵瞥起因緣持歸見水
陳老人定當爲破顏一笑

益

姚宗文

呈林野和

偈

書云荒齋對坐曾見如來
已三年矣吾師手握摩尼

珠照清濁水大道淵源羣生仰沐天童法席今日
便是靈山如文頑涎不退畢世癡迷臘月三十日
只在眼前瓶中雀兒能向西飛便好若認路不眞
所望慈悲明明指點不說破三字凡夫不識啞謎
也夢中語二章用摩法眼僧云看得五蘊玲瓏此
際方成回向爲問壁老僧光明豈在壁上竹
林漫作秋聲牛背莫吹短笛待
我聽徹西風說與西風端的

八之下

霓菴鎮國公

答弘覺

書

自朕願教雖幾易寒暑而寤寐飢渴此心常依左右諒靜

裏光明無分遠近自能鑒此區區耳昔年我師卓錫金臺弘示覺路心竊向往之數載以來入世漸淡望道彌遠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者此心猶存乎蓬艾之間蒙師不棄頑鈍更示以方便法門教其善自迴光總未能批却道款庶幾迷津一筏乎贈號霓菴六如妙諦以一蔽之師意更深遠矣蛤上人未及出關方圖裁答適因奉旨入覲遂得與上人聚首遇合之巧若有定數十載離懷用是少展備訊起居知道體清勝甚慰遐思更聞卜築若邪溪畔泰望諸山賴以生色南眺蒼雲可勝仰止但苦憶慈顏無從會面冀得吾師一行樂圖俾瞻尊像如與師晤對一室庶幾稍遣離索耳近于盛京構樓三楹尚未定名乞吾師選二三字以為樓額并望椽筆揮就荷甚頂者東歸甚迅無可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將敬聊具黃玉珎一枚水晶印池一方以存遠念耳來久不作畫師命遂不獲藏拙塗抹三幅馳政狀置之越州寶林諸峯間得無使山英笑我耶暇日寄情六義間亦發為詩歌不過那鄆學步不堪就正大方扇頭一律已足

又

歎飯幸我師有以教之
客歲南鱗無便尺素未將每憶吾師道範清標常來夢寐雖道里數千此心則日親几杖也居東十載去秋奉名還京既叨晉階復蒙賜第聖恩隆重楮墨難宣回首往事正如夢華胥怡快姑射吾師相念最切曩歲殷憂知亦可以少慰矣純拙禪師相接讀手教愛我之誠溢于毫素夕飯依瞻不翅躬承色笑縣之金座飾以珠裝朝夕飯依瞻仰如朗月照室春風拂人吾師可謂開善誘之門現無我之相矣備訊近體知步履蹻蹻聰明並回松柏之質歲晚愈榮殊慰遠思春事將闌熏風迎序南方溽暑珍攝為佳舊歲純拙師至時正值居止甫定又復隨駕遠出風塵碌碌未遑時接塵談

南歸不能厚驢千心多所闕狀遠道無以將敬微
物開紀別牖吾師知我當不哂其輜褻也臨風遙
企曷任

神馳
觀察吳上谷送弘覺和詩曉望承明捧表歸青門悵

春平而不羨重瞳賜紫衣道大津梁隨地湧身輕杖欽

領雲飛入山更定南宗後又報丹書下翠微甲高懸世共知曾將因果決狐疑濟源骨肉中與

後燕市魚龍雜奏時清淨身為尊宿報廣長舌作帝王師灞橋祖帳羣公

芝麓龔鼎孳送天童正句侍者還山詩苦憶崆峒問

冷墮枯禪清言日乘松閒拂妙義湖翻樹杪泉九市雲烟敬枕夢一門安隱過江船還山代啟獅王

蓬曳屨履前
天童寺志 卷八 齒

又率同人送山曉詩天涯小住頓忘年勝日同叅王

和上馳驛還山版禪入戶相憐如好月出山何

事不清泉花淡夢蠟青蘿屐病起涼生綠雨船生識諸方龍象集法幢纒豎至尊前情懷難遣近

中年結習兼縈文字禪共被緣猶虛木榻上書天竟許雲泉前期稽呂相思駕別路江湖獨夜船終

愛素心晨夕共西
枝待築嘯堂前
都諫嚴沉和梅下溪邊禪誦居十年杖拂對清虛一

灑亭來詔與開金界再疏辭歸去玉除河畔

柳條情不繫簷前柏子意何如拂衣他口隨蓮社閒傍荷臺問鹿車

澹歸釋今釋三尊宿跋龍池下三大老天童雪嶠磬

水具大海味嚴狀見其各別風規筭卷大師繼磬山席自夾山南欄轉大法輪行履高潔壁立千仞

絕無時流蹊徑蓋狂瀾之砥柱其與梅谷和尚諸書皆砥柱狂瀾語讀之起悲增敬大善知識不以

字擅場狀其筆墨所寄自狀而妙不敢列之于法
書中亦不能置之于法書外使一切法書遇名家不削色
右有時生色有所謂自狀而妙耳梅老自南欄退
歸游戲嶺表隨緣去住獨攜此卷自娛頃掩室于
雄州之龍護園釋時一瞻禮不謂無似出以相示
雖未親承警咳狀已

又書費禪師跋 霞舫道人稟戒于費隱禪師行業純
遺囑後 一志慮精密蓋所謂住信優婆夷也

余過冰壺公清署為述師化迹之異茶毘後獲舍
利無數五色晶瑩併出其遺囑三則見示峭峻潔
自如龍象蹴踏脫落一切無可繫其步驟嗚呼去
聖時遙人多懈怠師豈非表裏俱徹首尾相稱足
以砥柱頽波者耶道人囑余筆記其事師方且不
建塔不製銘波者耶道人囑余筆記其事師方且不
氣殆于俗士大夫離却冠蓋騶呵便無安頓手脚
處方丈如流官常住如傳舍生來歿去事事摹倣

天童寺志 卷八 笠

憲綱家禮一部清規祇當得萬事不求人師此遺
筆庶幾反古復始為拄杖拂子害熱病人一帖清
涼散也最後教誨安得一字皆五色舍利舍利一粒
粒皆最後教誨安得一字皆五色舍利舍利一粒
為恐山大師求遺稿致書求曹溪諸法屬情詞懇
切能墮信者之淚先華首為炷香作禮亦以末法
衆生信根鮮薄若宗伯師資之誼真堪標榜道人
之于徑山不減宗伯始知後先中外同乘願力生
菩薩家又足以風世出世間之
忘本者余故不辭而書之如此

家宰 孫廷銓 同馮易齋少宰詩遠公蓮社朗公房時
安丘 孫廷銓 過訪山曉和上許題詩到上方古寺

日長瓶鉢靜故山春煖薜蘿香一乘聞法超禪果
三殿承輝接御牀歸計未成心已滅自持鐘梵禮
空王 碧雲深樹蔽禪關靜夜焚香曉放參內賜
紫衣閑不著西來白法舊能諳月明齋閣聞清磬
風靜石林對曉嵐狂象毒龍
無那老因君渾欲解朝簪

彥遠

胡介送嘯堂和詩不知秋已至草木重蕭械偃

入門來俯仰見疇昔信宿未能行聊復陳丹膈相
依二十年服道矢無斃今子適千里迢迢間晨夕
所幸同風人心期猶未隔園蔬列盤餐
流潦橫阡陌引領望江南夢中尋太白

六象

韋人鳳寄嘯詩山公只愛山間住自住雲溪不
磴映霜天不離兜率先傳法漫向王宮共
問禪已得無生超億劫何須大藥證金仙

梅令

王仕雲集百城序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芒芒九野

河大地壞空成住何以起滅不停鳴呼自開闢迄
今茲天運人事凡十數變變則通通則久將復變
揖讓者禪受之始也征誅者攻伐之倡也或取或
予或順或逆循環反復不越二端竊意西方梵祖
虛空澄照逆循環反復不越二端竊意西方梵祖
施其補救雖吾仲尼一生止言鬼神不言佛謂鬼

天童寺志

卷八

其

神即佛可也慨流極之會主宵旰而臣偃牀父稷
粗而子諱語灰喪急難掉臂不前天日涕泣反眼
莫顧時則叢神內薄黎丘外橫血戰玄黃龍魚鼠
變于是掃除大難拯溺救焚之真人出焉卓吾李
氏極稱馮氏佛救不得皇帝救得二語竊謂不朕
皇帝即佛也世目如霧止暗帶玉垂裳不睹寶珠
瓔珞耳先皇帝好道崇儒萬幾之暇畱心內典
間以梵覺真言參五經同異一時秘閣名臣有拱
手不敢對者山翁師密雲嫡裔弘闡宗風特名
至京師時延見便殿發靈詮廣仁民育物之名
旨好學求治度越前古矣任雲筮仕李官再荷
聖恩授粵東梅州令梅州與茶陽接壤茶陽故師
沮漆地還山後時挂錫于茲任雲得恭謁梅檀親
瞻慧日一經棒喝淡梅二十年文章聲氣之謬咄
咄浮名竟同幻泡今雖出宰百里誓作苦行頭陀
實實體認為民父母四字報先皇帝再生賜環
之萬幸辛亥歲山師以北海游集及布水臺全集見
貽焚香盥手受而讀之玄機妙緒霏雪裁冰泛止

水之安流陽無生之遠岸眞足使六地震動四華
賈董也譚詩則李杜也發揚盛德則唐虞賡歌商
周雅頌也他若感存悼昔對物興懷如山月水光
非空非色機鋒接引無一不與吾儒立人達人老
安少懷沂水春風蔬食曲肱之况味互相闡發是
能以道學正傳悟波羅眞諦者斯世通之萬世而
不變者也噫先皇帝其釋迦再世山師亦宣尼
化身偕迄今龍馭稟天 皇恩億載山師之教與
孔孟偕傳天子之功並黃虞勿替也已爰拜手
而作頌曰心如白日蝕之者氣何以治心必先治
氣氣或動心曰維心故氣定即是空四大何有如金
布地空即是色如天散花色即是空一起一滅誰
作誰受師也悟此盡微聲聞疏通法乳爰格至尊
崆峒訪道精義窮神眞如默契是響應聲我 呈
厭世騎龍上 升天顏雖遠天語猶存藏之玉嶺用
啟後人歸依三寶毋墮迷
淖弘慈正覺不越一心

天童寺志

卷八

七

言遠

王庭

懶齋序

尺里居從游服教闋十餘年不才

鴛廢愧于本事少有請益師知予夙習所存每示

作詩文相勸誘也逮後予自粵嶺東西鴻魚闊好

師每吳門上下金玉嗣音繼予賈捧長安量移眠

蜀往返京口尋師鶴林未期之間遂得三過一日

霽雨秋涼登高杜鵑樓次供茗之暇繙帙歸朕維

師語錄而外別集種種具焉考夫單提拈頌從上

相沿觸緒篇章諸方不吝惟理絕于名言既殊本

未苟情存藻緝奚當妍媸狀而淺淡之致見矣大

小之數分矣世有讀斯集者以師爲宗王將永明

之錄覺範之傳寒山石屋之詩軌轍相方以師爲

文士亦陶王白蘇之間位置攸在予嘗聞世俗文

章家私有議之者矣曰吾于牧師姑未言其他就

欠菴

朱一是

懶齋

序

花也無此則天地爛狀如芳樹之

不擇地而妍或在華堂或在名園或在溪山幽谷
之花于華堂者富貴人之詩文也花于名園者才士
之詩文也花于溪山幽谷者高禪古德之詩文也
如謂高禪古德不必以詩文見長將使華恒嵩岱
諸名勝但有古幹蒼枝無天喬嫗之植也有是
理哉余少時見蓮池慈山二公著作每為心折手
之釋二公皆文優于時近從牧老人遊留連于
墨更為高禪古德之僅有聞一唱酬往復不覺其
膝之至于地也夫蓮池慈山法門導師擅長雅藻
曷怪若老人則臨濟宗風以白棒喝天下之英靈
語言已多安用文字狀形上形下特源而往有觸
必應含毫伸紙忽詩忽文若山之出雲水之遭風
層起疊生俱以自朕入妙未嘗有意為詩文而詩
文之至者出焉其近體王孟也古詩陶韋也無韻
之文洋洋灑灑又白太傅蘇端明亞也雖汲汲揣
摩日從事于詩與文之專家未能或過嗚呼豈偶
朕哉端木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張無垢論語頌則謂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張無垢論語頌則謂

天童寺志

卷八

凡

天道文章未始有分朕則讀老人別集非讀老人
別集也能聞其所聞而其所不可聞者亦思過半
矣

學士

王熙

宗門寶錄

序

嘗聞古佛謂娑婆世界以清淨

雖欲埽空諸相不落言詮而諸師心心相印皆有
契證之句一時學者筆受而寶藏之又刻諸方冊
以廣流通而語錄由是興焉猶涉川之必資于舟
楫求魚兔者之必假于筌蹄也夫心之本體即性
也一法不立而萬用全彰迴脫根塵而真機獨露
其微妙至矣朕衆生為情見牽纏鮮能安居正受
于是向上諸師設立疑情假縱奪殺活之術以去
其黏縛而使之透脫粵及百世而下有善思惟者
卽心而悟其機用蓋如此之妙也欽惟世祖章
皇帝乘天宮福德之願執金輪以統御天下其
仁厚澤所漸被與如來法化相為廣厚而多生自
悟之智復有契于當日之涅槃妙心間當萬幾暇

時游觀慧海舉揚宗風天光下垂河沙徧照凡得
熏心注耳者莫不霑慈蒙潤無異春雷時雨開滋
萬卉之甲孳而使之敷榮也于時弘覺禪師志公
方以天童嫡子主法敷東南奉 睿旨而來屢承顧問
不獨妙悟清機足以仰符 睿旨即其送難之際
辭辯風馳撰述之餘文采霞燦蓋有石門北磻之
遺芳焉其得法上首弟子獻堂和上以見地超卓
代師秉拂入室亦如圓悟之樂有大慧針鋒相拄
余時隨侍法筵獲聞實義雖未能現前發悟而此
心感感識其妙歸而掩關思入則又彌覺不可攀
躋間常披閱燈錄思盡究古人之機用而又以不
見全書為歎今禪師久歸寂滅而余亦老矣乃獻
公自南還之後奉師之遺囑据集唐宋古德及元
明後出諸師語錄凡前人刊布未備者會粹成編
名為宗門寶積錄千里見示且命為之序余撫今
追昔味禪悅而增法喜輒忘其固陋願樂有言以
助正信而又愧未能發明心地法門之萬一也雖
狀寶積經不云乎如來所演八萬四千聲教皆名

天童寺志

卷八

芑

為文離諸一切語言文字是名為義學者于茲錄
苟能作如是觀向無義路處觀體自見則歷劫所
失之衣珠不求自得一彈指頃而家珍種種流出
豈不快哉是知獻公之孜孜結集誠為善繼先志
發古尊宿潛德之光而有功于斯道固不小矣

鹿城張立廉

寶積錄序自二株分蔭五葉垂芳而直指
一宗為震旦佛法標準宋景德

間道原始錄傳燈繼而楊李諸賢佛國白禪師等
廣而續之遂有五燈之書與三藏並行迨大川濟
公復總匯成書名曰會元芑繁就簡以便流通祖
道之盛于斯為最矣顧是書也譜系頗詳机緣亦
備所謂當代宗工雄音霆吼說法如雲如雨者往
往入不數篇篇不數句蓋五家宗既繁則語者不
得不畧亦其勢狀也燈錄之外復有頤藏主搜採
古尊宿錄一書從南岳讓大師以迄佛照光所收
凡四十餘家皆智慧淵沖善說法要具大眼日喫
緊為人者于是古人拈提舉唱之大觀畢備于此

若雪竇佛果妙喜諸老則以其書盛行故不更列
吾師山和尚每覽是編輒為忻慨念南宋以來
名德語要亦不讓古人顧遺編漸致隱沒欲搜輯
諸家續成全編以惠來學更名之曰宗門寶積錄
此吾師數十年積願可謂勤且博矣命廉為弁首
語竊惟有祖以來示人皆勉的精簡無有枝葉惟
恐人取口頭語為裨販資故曹溪示不識字而雲
門老子戒人抄錄其語至門弟子潛書衣被乃得
留傳而近世稱長者片席未溫一編已就或欲
侈文藻之富或以代羔雁之投克棟汗牛莫可紀
極微獨乖不必文字之宗亦大非古人慎重立言
之旨矣今師痛念末流為之砥柱上探前哲下逮
時賢考文獻定指歸約其訓辭去其繁重使覽者
知擇人不易而立言之難日月一出燭火潛輝洪
鐘在懸瓦缶停響挽救輦俗將在乎此英靈博達
之士由是編而究言外之旨以洞了向上不傳之
機則所謂盡十方界止有一人承紹祖位更無第
二人所集成書千萬餘言亦究無一元字脚可得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吾師明道惠世之功詎不偉歟備祖師西來直指
被機總持結集之大事為宗門巨典是亦維摩大
士所稱一燈傳百千
燈明終不盡者乎

崑山尤侗書記
世祖章皇帝御書敬佛二大字
臣藏棄久矣今裝潢之次肅朕瞻仰欣喜贊歎而
因慨朕有感焉夫佛者之說以為求富貴得富貴
求長壽得長壽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何所不得
而寧復有求所不可知者壽耳乃以世祖之雄才
大畧德教洽于天下而享年不永其于敬佛之報
謂何或者曰佛以無生為道者相乎朕此二說皆非
也夫佞佛以求福愚夫愚婦之事也學佛以明生
死士大夫之見也豈聖帝明王之敬乎聖帝明王
之心則主乎敬而已矣周頌王之敬之敬之敬之
顯思命不易哉其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世祖之敬佛猶之敬天云爾緬

顯思命不易哉其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世祖之敬佛猶之敬天云爾緬

維順治十八年來就兢業祇威承祖宗則
敬奉母后則敬悼九族則敬禮百官則敬御萬民
則敬至于昆蟲草木几杖盤盂無不敬也而况西
方大聖人乎故臣以爲敬之一字世祖之心法也嗚呼世
祖皇帝上賓于天者已十年所矣其文謨武烈紀
在史冊者昭如日星之垂而天縱多能見之翰墨
者猶輝光日新若是其淡仁厚澤漸于薄海內外
下逮田夫婦子無思不忘矧臣小吏曾以詞賦受
凌雲之知雖不獲登殿陛依日月之末光而捧其
遺墨如觀天顏咫尺焉夫攀軒轅之弓且抱烏號
之痛况手澤所存者乎是以歡喜贊歎之餘不禁
感慨繫之而繼以泣也昔宋仁宗御書飛白歐陽
脩蘇軾並有記臣文彩雖不及二子朕仰窺世祖
敬佛心法表而出之立言之旨于二子竊有進
焉故僭書于方并寓木陳老人用酬其意云
太史徐元文跋呼陸經之字爲失體東坡則曰故大
立齋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子少傳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見其人矣此知體
也吾師此記始取法于蘇者憶庚子春元文扈蹕
南海世祖親控玉虬一日而顧問吾師者三每覽
西堂雜組稱爲才子其語本陳老人亦朕將欲大
用會以升遐不果天下惜之昔宋太后謂蘇軾曰
先帝每讀卿文必曰奇才奇才但宋未及進用耳軾
遂慟哭失聲吾師遭際與蘇相似宜其臨文感
慕如有餘哀而元文讀之亦不知涕之何從也
寶積序釋氏之有古德猶吾學之有先儒也先儒
錄以語錄闡聖人之遺經古德以語錄演如
來之奧義凡標旨樹訓因源以致流由本以達末
其道一也卽以先儒言之自兩漢毛鄭賈服諸家
專門講經之外其他儒林著作往往有與六經相
爲出入而周程張朱後如太極通書正蒙東西二
銘全書語類等書尤爲指不勝屈卒未聞有人焉
舉先儒之議論以類相從而附之聖人之經之後
者迨唐之正義明之大全始薈粹諸家而折衷之
識者猶或致譏以爲正義與而漢儒之學始絕大

全作而宋儒之學亦亡蓋其書割截採取以務合
于一人之見則漢宋諸儒之名雖存而僅成爲孔
穎達所見之漢儒楊榮所見之宋儒固不若各存
一編者其人之面目既全而精神畢露能使後人
讀之如接其謦欬而承其指授也嗚呼以孔穎達
楊榮之學之才而猶不免于斯弊况與二公邈不
相及者耶故余謂輯先儒之語錄者但當汰其重
復以期得其人之真輯古德之語錄者惟在去其
繁蕪以獨存其人之是固不必推而列諸聖人之
書系諸如來之下狀後爲泗水的傳靈山正脈也
西蜀獻堂偕和尚幼讀儒書長通佛乘得弘覺之
真傳緒天童之法席嘗奉 詔住持隆安爲四方
衆學所宗歸而一瓢一衲雲流天空眼光透露與
古宿無以異使立諸儒者之林其學識所至奚止
追蹤仲達方駕勉仁而已哉乃觀其所撰宗門寶
積錄一書簡當精確使宋元明以來諸老之聲音
笑貌宛然如親非若區區藉祖燈操觚以街博采
者比因特表其正大之意固可爲儒門著書之則

天童寺志

卷八

寧僅有功
古德已耶

觀察王爾祿 呈林野和 偈書云常人道佛法輒杜口
念尼 尚相見 蔚黃花無非般若在大知識

青翠竹卽是法身蔚蔚黃花無非般若在大知識
前不欲絲毫相讓非好勝也生灰之關命如懸絲
不淡相錐札恐宗師瞎却天下人眼其禍不可言
耳爲是偈而呈正之偈云肩毛錐札未相觀念
只憑作怪人杜口秋湫齒足冷點頭默默不關響
有官備識同人面無我誰參不二因鬧坐客庭星
夜聚問君可

是雪山辰

附復偈云來偈甚妙但云大知識前不欲絲毫相
讓足見爲道真切處其奈熟習未忘正所謂以
所知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
山終不能灼因而步韻呈正 從來個事絕疎
親領畧還須過量人識鎖未開徒有辯情關脫
落豈妨誓但拋學解空諸蘊便契元初二因

可惜膜拜拍未醒當天猶
問雪山辰必鞫師剛歎

破山明禪師塔傷途汗顏擬則機緣去恐我同門罵

驢瞎

萬如微禪師密雲和尚計至上堂昔日世尊涅槃會上告眾

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本師大和尚于

本年七月七日午時示寂通圓堂上且道是示寂

耶非示寂耶如其未知豈不見道當陽一著不落

兩頭脚下無私貴傳正脈且道正恁麼時如何施

設普請大眾齊詣像前燒香供養

古雪喆禪師天童悟先上堂求無邊太虛空為一棒

曾打著一人拈百億須彌盧為一舌六坐道場橫

說豎說不曾說著一字山僧昔年行脚在鳳陽穎

州幸自可憐生無端被一陣業風吹到寧府太白

山下曲畝牀邊撞著者沒面目底老來儂將錯就

錯拜了幾拜究竟不曾聽得一言既不曾聽得一

言則無恩可報既不曾說著一字則無法可傳既

無法可傳無恩可報則設供燒香豈不皆成虛套

且作麼生是說個不虛底道理不因樵子徑爭到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石奇雲禪師天童埽上堂大眾者一片祖翁田地

了也四至界限歷歷分明若待山僧指示又堪作

甚麼雖朕不妨有個問處祇如中心樹子猶屬阿

誰良久云還委悉麼倒却門前利竿著復舉昔道

吾禪師遷化後石霜為住持一日漸源擔鋏子入

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天覓甚先師靈骨漸

靈骨霜云洪波浩渺自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漸

云正好著力擔鋏子便下去前者占南和尚到來

舉云明向上機有出身句漸源石霜不忝同條若

是正眼觀來猶帶之遶今日法兄在座山僧持拄
杖直上法堂我先師靈骨不用更覓何故面目現
在師云是則是也不甚容易直須知恩方解報恩
還見我先師靈骨麼遂頌云先師靈骨無多子覲
面誰知刺眼睛開合總教無避處

又

天章費和

上堂

靈鵲屋頭噪好音累日聞必

客到今喜是同門同門既到賓主

歷狀語笑歡天清風匝地大衆且道以何祇待

鹿門西禪師

寄答費詩

曾透毘盧腦後關翻身物外

月吟風萬勿問德備乾坤隨可化道冲宇宙

靈章蘊

寄山翁

詩

太白雲山舊炎朱晝日長消閒惟

城水一方題詩憑
海客如面話家常

天童寺志

卷八

五

法幢幟禪師

命師上堂

梅檀叢林梅檀圍繞獅子叢

尚接曹源之香滴振汾水之金毛六坐道場禪藻

輝煌宇宙重來白嶺嘉聲揚溢山川室中盡是禪

龍座下靡非瑤寶以視小姪幟輩奚啻泰山之于

培樓滄海之于潢汙乃猶節采枯殘諭令爲衆說

法幟道者曲承嚴命迴避無從大似布鼓過雷門

挑水河頭賣能免旁觀者哂雖狀敢不畧借堂頭

和尚威光應個時節且道甚麼時節人乘和氣鳥

獻新聲柳綫含金三回兩回作舞梅葩歎玉千朶
萬朶成行水長芳郊農歌牧唱烟凝翠岫老悅童
歡萬象處處交羅天機時時助發無非爲當人示
正法眼轉妙法輪何俟幟道者再鼓唇皮重爲宣
說若復描画圓相指點青山環三玄戈甲展五位
鎗旂拈舉白山斃鼻蛇商量北斗藏身句又是眼
中著屑土上加泥我法伯門下久不用此閒家具
只如賓主歷狀面目現在一句作麼生道人居大
國方爲貴山到須彌始號高復舉本山應菴祖住

蔣山時大慧禪師到來上堂舉佛眼克五祖知浴
夜坐撥爐火忽狀猛省雖則我是每到太室不能
淡入闔奧從容請益五祖曰如是我汝說個譬喻正
如一入牽牛向窻欄裏過兩角四蹄俱過了惟有
尾巴過不得應菴祖云者樣說話多寸若非法伯
信知今天下無人理會所以密之三寸若非法伯
大和尚前小姪此生無由拈出敢問諸仁者既是
大底俱過了爲甚尾巴過不得幟道者不禁失笑
應菴祖少賣弄惹得後人作奇特觀不知者樣說
話何須蓋在肚皮密之三寸幟道者理會者年今
日重新拈出供養法伯大和尚以及現前諸弟兄
過得過不得則且置畢竟喚甚麼作牛尾巴良久
云徧界不藏全體露絲毫有見
事還差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海陵鄧漢儀酬張明詩萬竹千松繞寺門金華學士

兩天龍護墨痕舊榜忽歸紺殿麗星官重認
寶幢尊非關明府能還璧零落延津欲斷魂

天童寺志 卷八 三

無王玉書前詩偉哉師大鑑法號榜高堂學士當年

收藏磨洗瘞銘出重新發殿光鑑湖騰寶
氣空相射虛廊明府千秋誤同人共表章

靖仇莫邦前詩名山鶯鷲鬱蒼蒼舊史標題竟渺茫

珠宮銀榜千燈照寶刹花龕隻字香
說與比丘淡護惜墨牽頰繞御書傍

隱高宇泰前詩標題沉隱已多年誰識如椽復粲狀

禪門法物光先業曠代儒宗藉後賢
不是坡仙重出世護持何自得奇緣

雷徐鳳垣前詩風流獨上賢神宰大鑑仍歸古佛尊

學士畱題誇往蹟禪林復覩感今恩
千秋已慰金湯勝况得名言紀梵論

嶼蓉張瑤芝前詩亦思山外雲光別且計年淡日景涼

堂借祖師名以承書承學士墨偏香
終嗟一歷滄桑變龍劍枯桐待表揚

章張鷟前詩金華健筆篆禪關三字能爭第一山碧
友百載長庚動劍抉雙虹合浦還自
是茂先稱博物重將鐘鼎出人間

泉聞性道題詩名山何處少畱題過眼雲烟人自迷
楚云楚得尋常事為劍為龍遇合齊
莫忘梁間舊時月夢驚玉燕又新栖

柳朱鉞錢贊蒼約入詩松關淡處與雲齊遙憶同人
樓無恙客分題不成獨行逃蓮社已讓諸公

雙陸鏊浴佛辰遮門松蘚幾回新櫻筍廚開及此
嘯虎溪為寄傳燈居士語年來應解聽黃鸝

水陸鏊謁嘯公詩辰幽磴行尋看未厭御書拜捧
讀還頻月明寶地今猶昔風滿空山夏亦
春清夢十年重得慰竹窓細數舊時因

天童寺志 卷八 姜

蠶菴錢光繡東谷序王弇州謂了見詩雖工尚有蔥
大耳余謂吟非苦不工也天之所動神輒隨之志

之所至氣亦赴焉故能感天地通神明陶寫性情
述宣風化與蘇氏五言攸氏十九相上下耳若夫

味道參玄之士借騷雅之篇章抒靈心之獨得既
摩皎朕靈一之壘而復登寒山石屋之堂則我遠

公法兄其首出矣師得骨得髓于本師弘覺老人
為同門翹楚住太白十年餘聚沙累土皆成妙因

舉首低頭無非佛事固已法被人天化均蟲鳥乃
竹夕樞晨飛章拈韻慧非牙後意在筆先具典觀

之體鮮寒瘦之病如噉沉水通體都香如飲冰壺
徹骨俱冷近日緇流強學為詩塗飾彌工本邑逾

露亦奚禁識者齒冷矣集中諸詩迴絕烟火獨臻
眾妙蓋從苦吟之刻厲參以蔥嶺之風規洵壓倒

流輩超超踞勝場矣石門老人之言曰幼知讀書
為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如瘖者之欲語後從雲菴

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下筆千言跬步可待蓋

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下筆千言跬步可待蓋

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下筆千言跬步可待蓋

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下筆千言跬步可待蓋

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情故粹狀以麗斯真禪林之薨萼戒河之珠玑耳得是說而通之以視東谷諸篇始知淵源之有自而非淺之乎抹月批風矜能輩覽者矣因憶初集問世爲同學李子杲堂手定業久膾炙人口茲復出其二集俾余甲乙而釐正之遲之十年代毛洗髓上龕十化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澹駸駸後來居上龕州復生能無合掌贊歎大聲誦賈島佛哉

邑宰張幼學 出山寄詩 萬峯深處結烟鬟得向臧林

官尤羨老僧閑自知佛子堪爲伴爭奈塵緣不可

刪甬上殘黎彫弊後禪心應亦愍時難 松杉高低

鎖翠雲浮此日天童意外游勝地世傳今古剎高僧名達帝皇州青蓮塔院生龍窟紫氣雲峯鎮虎丘絕巘飛泉穿竹影

一天風雨話歸舟 晦山顯 寄懷遠 昔年投足上天童 誠盡玲瓏石畔

卷八 天童寺志 卷八 七

千峯龍門時仰吳鄉月鷺嶺空聞越地鐘二十里松猶在眼山頭惆悵白雲封

太傅金之俊 山曉禪師序 昔大慧老人初叅圓悟悟息齋 奏對錄 察其已得前後際斷動相

不生狀却坐在淨躰 裸處因語之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矣了不能得活嗣後大慧勤叩半

載當下釋狀正所謂懸崖撒手自寫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嗚呼踞獅子座演如來法絡繹祖德而

津後學其責任甚非輕也須是死一回始得活了復能活始爲一得永得若先未能死不過浮剽虛

掠拈綴成篇于自己本分上毫無交涉若死了未

能活亦只是傳案印孤作世諦流布欲用之殺活

縱奪豈得縱橫自如以余所睹天童木老人血嗣

隆安山曉禪師其眞悟神所云死後能活者歟曉公與善果旅公皆荷 先皇帝以金剛正眼特簡之諸淨德中因勅曉弘法隆安寺與旅公眞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 賜賚優崇兩公眞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 猶

之石火電光倏忽莫追而道風所播學徒集法
語泉流信口信手隨機之施如千鈞弩發應弦而
倒以至哦風嘯月吐羽諧商無非指示西來的的
大意不見大慧老人道我這裏如海蚌禪開口便
見心肝五臟殊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
覓伊縫罅會斯意者方許讀曉公此錄若徒以文
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而曰此事許聰明靈利
漢擔荷曉公乃其人也豈不覲面失我曉公哉

崑山

健巷徐乾學

序

崇正雲門法眼二宗出于天王天王
承之故東坡贊曰南岳座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
而世俗至今疑之何也海舟之事亦狀臨濟一宗
自玄師至萬峯蔚寶藏持東明昆二十三世如器
注器涓滴不失天奇以下亦無異說惟東明下為
海舟慈而萬峯下亦有海舟慈流俗不審輒謂海
舟為一人持出二師為重出而海舟與其得法嗣
子寶峯瑄語錄皆失傳是以無聞雖云東明下出
海慈而三峯已是闕疑潭吉輒為龍池插入本宗

天童寺志

卷八

天

如此而况魔外乎惟天童老人不動如山終以語
錄失傳無以窒誣者之口山曉禪師平陽之克家
子天童之嫡骨孫累年咨訪知武林安溪東明寺
相距五里有崑師骨身塔塔左有法嗣海舟永慈
衣鉢塔又金陵翼善寺左山麓有永慈全身塔塔
旁有法嗣寶峯瑄塔三師之塔既得傳其疑破矣
東明之下海舟名永慈成都余氏子萬峯之海舟
名普慈常熟錢氏子各有碑傳如黑白之不相混
也山茨刻行二師機緣謂寶峯名明瑄亦非也乃
智瑄耳曉師此舉于禪宗所益不細天皇天王同
名道悟兩海舟同名曰慈禪門不特公案有諸訛
而名號亦有諸訛諸訛公案得心者視之祇成一
笑名號之論訛非金石之文無據也事固有淺難
者哉

梅槎

洪圖光

未得入山晒詩

幾載遙瞻太白峯海東
經寄呈嘯公空翠插芙蓉誰擎一柱

將文補兼墜于花作雨封眼底乾坤歸几席法中
龍象護玲瓏不期夏月翻經口忽阻松關聽午鐘

待菴 任辰旦 答贈山詩 法輪曾轉帝城開 瓶錫年年

隨月印照禪關清流近接滄溟水高岫遙連

西漢 姜宸英 寄山曉詩 稽首曾歸大法門 塔狀無語

坐空潭水月痕龍護山頭藏巨壑星依殿角

覺菴 邵似歐 寄嘯太白山高接天峯頭日日生

團六十年人間甲子須臾過滄桑變易紛無數曾

是山中歲月長應知世外乾坤大紅葉黃花秋正

覽堂 周容 寄懷詩 登樓撥浮雲雨外見太白入山每

余載雙屐村雨不到峯峯頭天自碧欲問長庚星

天童寺志 卷八 禿

中人呼雲斷歸路要當聽婚嫁勿為尚平悞溪橋

蓉鏡 傳攀龍 京邸寄詩 千尺玲瓏石登峯知幾人得

空潭水花移太白春到來京國裏徧度宰官身

姚江 黃宗義 直木堂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為者

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

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

議論認場屋為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

楚分塗以後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

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

高下未嘗毫髮出于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狀

則為學者亦惟自驗于性禽為詩者好之談不可

歌哭于世無與也皆不狀刺辦紛狀時好之談不可

貴人于蹄涔杯杓之間不得不得狀也學姑無論詩

天童寺志

卷八

序

盡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為教何所趨避今日
 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槩出
 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于斯天岳畫公以
 直木堂詩集寄余詩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
 取裁于謝而以輕清敵其鈍鍊七言律似香山而
 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狀其至處自在五律次亦
 枯槎霽宇孤籟務為擘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
 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偏行集出粉墨亂雜矣雪
 喬氏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收齋
 弄慈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巖厲奴奴今乃得
 羈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况乎下北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于平陽平陽祖席以脫去為幸草
 如五山十利易于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為幸草
 土竈榮于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
 于剗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狀作詩難知詩者尤難
 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于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
 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為一知半解顧收齋于明

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
 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為知言

遂安毛際可直木堂序禪固無藉于詩狀因詩可以

音所謂吟詩無韻律者而使人讀之如聽晨鐘如
 盛暑飲冰雪如莊生所云送者自厓而反解脫之
 如出于言外不可評也寒泉子久為法中名宿居
 恒無意為詩為則于言頃刻無不換狀冰融劃狀
 刃解意象俱忘虛空頓碎雖起古德于今日何多
 讓焉昔君苗見陸平原詩自焚筆硯乃余曩者泛
 濫詞章衰狀成帙及讀茲集不覺降心抑首瞿狀
 無所比數反將廢棄語言文字而自托于飯心白
 矣業

杲堂李鄴嗣寒泉序方外學者時從余問詩余謂之

草吳門杲公今日則寒泉子真若師也因選雪山
 草牧石吟各數十首授之蓋雪山老氣橫厲寒泉

高懷幽冽自三唐方外諸詩之盛未有過此兩家
者也今歲寒泉子以直木堂近集相寄余適患氣
彊起為選定得四百餘首請即傳之諸方使舊學
牧石吟者知寒泉子詩後出蓋有如此者也余極
欲一相傾寫為此老發其詩心之妙而喀喀火藥
間意殊不盡因取向題牧石吟卷首數則附錄于
此以當序言狀寒泉子之詩亦畧盡之矣一日讀
其詩如對蒼宮幽瀑斑鼎薛碑能悚人心骨老我
三十年坐盡山房得一寒泉子可以不恨二日廢
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自為可傳窺其立意斗絕
處使人生畏三日非有人作序後不知此老是曲
泉座上人故曰脫盡本來乃見本來四曰憶曾與
此老把于江干其風流縉藉莽闊二十年往來于
懷乃得此一卷詩古人有言所與通夢交魂推袂
送抱此一人而已

又入太白呈詩南國論者舊惟公擅此名諸方今一
嘯堂和上詩老吾黨亦先生食為諸人乞心宜四

天童寺志 卷八 望

座傾西頭安大陸早晚尺書迎登堂獨長嘯卓
絕幾人同高義流江左奇文起蜀中雙扉懸佛日
一席下天童花葉開

又諸公招入太白不詩起臨東閣望開船遙入濛濛
多少離離賴有公

赴臥讀寒泉子詩太白烟拾楫君方窮遠徑閉
門吾亦聽幽泉數花黃過寒初候小樹紅淡
秋末天端日定攜冰雪句可如一卷對高眠

在董道權入天童投贈詩名藍不遠隔江城况有
堂又出社中蓮子落還生自驚成鼓三秋急更羨

山鐘五夜清廿里松關迷舊徑春風一試杖藜輕
支道馬人問幾見薛家雜進隨此日遲婚嫁笑語

他年入画圖喜友還山脚慰傷
友逝彌明班荆哭墓兩躊躇

江董孫符阻雪呈詩立春之日天氣清振崖度壑
嘯和尚詩山中行農人拍掌歌踴躍大

有頭卜舍箱盈日午亭亭雙足健枝頭啞啞羣鳥
驚覆閣層廊原舊識蘭芽梅夢相遙迎芒鞋却
暮烟起魚鼓擊罷宵鐘鳴廬山主人長促膝塵
接席談無生燈分佛火十笏地龍團破郁園茶鐺
信宿今宵恣遊賞欲辭侵曉言歸程早啟山窻風
潑面玉屑散落天花傾竹偃松低失青翠烟凝嵐
結爲滄瀛曲徑迷離歸路杳林泉皎潔山光歲如
此景物異今昨其中變幻隨陰晴若不見客歲街
頭雪曾積春到新年雪又白那堪雨雪復連朝千
家萬家愁轉劇我居陋巷隔長途宿歲米儲無擔
石願逐飛禽覓野食安得凌宵雙健翮遠公解我
雙眉攢謂我襟期毋偈窄君能斗室事高吟我亦
終宵能對客僧廚儉薄有佳處何必冲泥便扶屐
軒渠大笑豁心胸不礙霏霏更盈尺坐臥名山十
日遊領畧高
風歸太白

方氏紫霄

入詩長日登樓對太白山光射人清朝
夕我今身入青山中竹樹陰森蒼

天童寺志

卷八

望

苔積萬壑奔流赴一溪清關橋畔水聲齊層巒疊
嶂不可數怪石懸崖翻欲題復有玲瓏起天半清
陰籠石迷昏旦麗日雖舒嵩上光明霞難向窟中
燦靜坐溪山息足非攜來清景愜芳菲故晴春
花弄色冉冉白雲石作衣山幽人盡等芳去誰得
山情絕世慮回首樓窻一片雲螭隔東此中香刹
歸何處

商丘

宋犖贈天岳詩當官自許世情疎霽景高軒落
和尚詩木初上客前宵纔賦別甦道人

武陵

胡獻徵入山詩僧臘逢人莫問年一瓶一鉢自
寄聲廬阜打包僧
九日有來書參從名岳機鋒迴句並寒花氣格殊
聞道半塘雷拄杖隔城隱隱聽鐘魚園官節物
薦香橙發典脩狀已洞庭幾日快乘黃篋勛與君
遙入白雲層因緣晚歲知非偶瓶拂空山愧未能
待得新詩同賦後

情不礙禪住世漫言求米帖逃名曾却買山錢維
摩罷講蒲牢歇誰供天花到几前 龕酬人事乞
閑身竹杖芒鞋自問津已向烟霞盟石友更從巢
許訪遺民功名半世同灰劫山水平生有宿因好
與湯休共來往新
詩郵寄未嫌煩

通政勞之辨

募脩天童

序

浙東多古名刹天童臨海
石門勞之辨 弘法寺 依山而寺琳宮紺宇締造

莊嚴縱目一覽所謂浮天浴日者盡在指顧間溯
其開山之祖爲東晉時義興禪師相傳師道行高
天帝遣童子侍左右故其山名天童是說也余顧
弗淡考惟是住錫此山者晉以後代有偉人至明
季密雲和尚說法傾動海內後嗣之得正傳者瀉
山漢月輩十有二公而永陳和尚晚最著己亥庚
子之閒

世祖章皇帝詔木公至內殿改容側席如黃帝之問
道崆峒賜天童爲弘法寺賜和尚爲弘覺禪師甚
至御筆爲之圖寫容貌還山之日萬乘出餞過莊

天童寺志

卷八

聖

臨別執手欷歔和尚官再來否雖屬 君恩異數
亦由公道德全備有以感動 至尊其遭逢非偶
狀也今木公法嗣天岳和尚家本黃州壯歲高尚
不求聞達數十年中禪門碩德相繼零落而岳公
巋然如魯靈光墜祖父宗風于將墜未墜之際如
舉世皆瞶而啟之明也皆聾而隔之聰也厥功豈
不偉哉乃者應肩上諸當道縉紳之請主席天童
覽佛閣之翬飛及僧寮之鱗次想見前人制度之
美備近則金碧剝蝕風雨摧殘有盛漸趨于衰之
勢因慨狀以脩復爲己任蓋繼其衣鉢不得不承
其堂構此孝子仁孫之用心也今以募疏見委余
又何敢以遠在浙右越阻爲辭乎且苔筴鈍根不
解禪理而見岳公爲人春容大雅有儒者氣象卽
其遊戲筆墨著爲詩篇空明淡蕩如唐皎然宋秘
演風味岳公殆精于禪而寄于詩者海內士大夫
慕之愛岳公之詩者無不欲引爲知交恨相見之
晚余知公志願一發必有起而應之者無疑也公
年七十余亦行將六十久附于惠遠淵明之結契

十年內芒鞋竹杖常尋公于萬山頂上聽

海潮音也故因疏而并述鄙懷有如此

隱周章泰詩招提饒勝事寤寐悵林泉餉客頗供

山錢遲暮傷何

益春陰又過州

雲傳維祖出山呈詩清關橋上領餘清鳥韻松陰

庚星去寺謂名無心鐘磬于嵩響不斷烟嵐

萬壑生緣薄此間無住著芒鞋又逐嶺頭行

五王有慶訪偉公詩片帆東指訪名刹太白峯高

工池水泛春風登堂肅禮空王相拾級巡遊

兜率宮千載禪林真不偶應教崑石倍玲瓏

遜楊虬宿天詩龍蟠法窟不尋常寶殿巍巍見上

亭霜清關橋鎖于松碧白巖雲開萬壑

蒼策杖徘徊磐石坐隴西風送老梅香

天童寺志 卷八 器

冷釋正芳和遜亭詩溪聲山色是家常蠟屐來登

鐘初落一天霜浮雲變幻于峯靜崑崙寶玲瓏

萬木蒼鎖翠亭前數飛鳥間行細草亦生香

樓王一辰題玲瓏巖詩危巖齊鷺嶺扶屐此盤桓一罅

色翻覽險為安願借

山靈奔分來袖裏看

學王純緯用杜工詩度嶺訪名藍抱山關幽境清

掃雲空修篁拂窗冷忽池湧水光危峰弄夕影靈籟

聞清磬聲巖然發深省

再楊虬山中呈詩我性愛探奇垂老不可變一丘

山名勝東南擅梵宇鎮層霄紅塵隔四面松徑晴

亦兩山斷竹一片小立清關橋天光浣白練烟霧

生空中俄時失宮殿絕頂捫蘿登遠嶂跣跡見茂

樹結陰濃落花隨水澱偶爾嘯岩隈驚飛鳥如箭

雲態雜峯痕亂入奚囊綸偉翁風裕高大地聲施
遍見我笑披髯刷笋畱清膳贈扇兼贈詩呼童洗
篲硯澆柱難遽
回非獨山川戀

天童寺志

卷八

五

天童寺志 卷之九

轄麗攷 附莊產 舊志缺

佛隴寺

縣東六十里唐咸通十三年賜名保安慶元六年充齊王府功德院肇為十方禪刹元至正間住持文舜大基丕公重建明洪武初改今額永樂間例併天童

後圮

宋濂

文憲 興記 畧云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銳綿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見有紅光燭天謂為浮圖氏之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成啟樂其幽邃可以縛禪關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至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狀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

天童寺志 卷九

一

始釐為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理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于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于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間住持文舜重構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浙江行省丞相康理公時領宣政院事遷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師既至陞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師曰可矣亟名匠氏補葺堅緻有加若丈室若演法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脱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庫庖湍之屬靡不修治如法復集眾因搏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普賢二大士各騎獅子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于二十五年國朝洪武二年落成惟禪師早付法于左菴長公通內外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之故能十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洛伽山而猶寤寐不離于佛隴諸師之功我眾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交歸而鏡諸師之締構泉動其

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千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狀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况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眞常之機時時發現無一刻止息有能于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利飛樓湧殿雖居此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事也不敏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畧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寺之發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

盤山寺

縣東六十五里唐咸通十三年建宋時屢建于山之西畔以存舊跡山頂有摩訶祖塔近有塔院明永樂間併于天童寺其產屬天童名盤山莊

廢久

天童寺志

卷九

二

附

德介

全友人訪盤山佛隴廢寺招仗一藜寺廢我來尋斷

碣雲收虎去迹畱泥過肩松樹跟無路滿耳蟬

二靈寺

縣東五十里東錢湖中山靈水靈故名錢文穆王命詔國師建石塔七層有菴曰金襴熙

寧間正言陳文介公禾築菴讀書其中後延知和

禪師居之有二虎作侍名其院曰二靈宣和間重

修塔院建炎兵燬紹興間復建賜額普光淳熙間

有名僧妙雲高僧了宣居之元時都寺允恭栖此

以猿爲侍古鼎銘公亦退居焉天淵濬禪師居山

明太祖賜有勉官說又賜住山詩十三首興建山

房九靈戴良有記有室曰光明忽中慍公有詩永

樂間併于天童後圯成化間重建後遷于山下又

國朝康熙二十年天童西堂德介賀地建于山麓四

覺徙建于山頂

靈戴良二靈記 湖為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東

一二數而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即寺右廡為二靈

山水之處山房皆因山以為名而湖濬公之所居也天

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

山水未見其為奇也一日命僕人斲篠蕩剪新蒸

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為牖以通明

于是山房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踴躍奮迅北

走而達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遊龍之赴壑其旁

羣峯羽翼乎茲山者亦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

翅而眾鳥為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練帶曉

狀灣狀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

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

物于其中客至則相與倚闌而立縱目以嬉不知

日將入但見澤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掩苒歛兮

攢青候兮浮白乍合乍斂翁忽蕩漾已而皎月微

吐橫射庭隙流水下澈影動虛櫺悄骨悽神恍不

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房之境信奇矣朕必得

人焉而益奇向非天淵之居此也是山庭宇不過

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出朕後里邑之人

慕天淵之學者皆往游矣四方之人聞天淵之名

者又皆往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將若是

而山房傳之不朽斯為奇也不益大矣乎噫此予

所以慶二靈之有遭而山房之記所為作也或曰

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淵知人

間情緣之為累而棄之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于山

累又棄之而開放今以非累乎噫為此說者非惟

房如此庸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噫為此說者非惟

不足以此佛之為道而亦不足以知天淵矣天淵

悟心乎空色而超神乎幻有其于山房之奇境猶

太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妍媸而未嘗有意于容

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于

境者物也我為能見物為所見苟物也久矣于是

俱泯則累惡乎生山房之為天淵累也久矣于是

天童寺志

卷九

或人顧予而笑曰願因

太史陳錫嘏復興序錢湖中疊翠綿邈淵淳如

鏡山多不可指數雁七十二溪于其中山之小者

近而易窮巨而遠者游舫病之丙戌歲余方垂髻

來游于茲登陶公山尋天鏡亭指點霞嶼月波戊

申秋赴友人約訪大慈過二靈遙瞻先文介暨學

士公之墓未能登崖瞻禮為悵誦董侍御琳之淡

烟荒草臥麒麟之句為法狀久之自此耘耔研田

無緣更親山水矣乙卯入都耳筆木天至己未始

得奉板輿南旋正思放浪于豐臯映壤今壬戌春

壽昌于石禪師扣扉作別言欲重典二靈古迹先

往結瓢稽昔湖寺之建其為功也大矣塔始于大

寂國師其後先文介公構讀書之室從游者衆遂

于此講學焉又建蘭若延知和尊者居之而慈室

法師為繼元則恭都寺古鼎銘明初天淵濬闢山

房以居戴九靈先生為之記厥後或興或替烟冷

天童寺志

卷九

四

草衰中無寸椽片瓦之資而于公欲徒手以為之
制不亦難哉公嗣法天童嘯堂和上靜默寡言慎
持勿苟其足以繼古德之宗風者為不少豈區區
典建云乎哉狀而興復非易事也非大有願力者
不能發是心發是心而不能慎持者亦不足以成
其事從來成大事者剛猛者不能為之而沉默者
足以全之吾知于公將有得于斯矣夫使古刹復
興則古墓之存可無為狐狸之窟將與茲山共傳
不朽文介父子不甚有賴乎他日放歸田里構小
亭于壠畔修先公故事與一二同志相羊于青岑
碧水對堦楊宿杪聽夕磬鳴

慈水二靈山房記天地靈秀之氣靜為山動為

西溟姜宸英山房記水人得兩間之最秀最靈而

為名山大川之主言仁言知方內聖人之則也謂
清淨謂廣長方外至人之化也要之山川無有不
靈秀在乎領畧者卽性卽心狀初得者未有不以
為奇久居者亦未有不以為常也奇則非性非心

天童寺志

卷九

五

常則何心何性方內聖人貴常而不貴奇以常則可造于至誠至聖而始奇也方外至人示奇而亦示常以奇則可轉于大覺大悟而未始不常也吾尼山夫子曰則吾豈敢彼天竺先生曰惟我獨尊一常一奇于斯自道鄞邑東錢湖發七十二溪之水湖中有名之山凡十有二而二靈居其首焉在昔此山有寺有山房有詩有記以其得山水之靈名爲二靈夫天地靈秀之氣何山何水不靈而獨歸奇是山耶奇之者在人而山固常也知和尊者栖此而侍以虎恭都寺之居寺而伴以猿人必以爲奇也而非奇也古鼎銘公之退居也有高佔白雲層之句天淵濬公之崩山房也九靈山人戴良作記無一不稱其最奇吾以爲言高卽未嘗高言奇卽未嘗奇狀別有高者奇者如陳文介公養忠直之氣于是山成千古奇漢何事捨書院爲浮屠之宮始知大君子既秉倫常之正當共引裾畢說時不惜碎首以鋤姦佞安在區區一山一室哉卒之首丘是山此其終始不離顧託宮于浮屠氏者

其意淡矣非高奇之最者與吾友竹窗介公儒而學佛者也仰先賢而崇尊宿寤寐二靈者多歷年所決志復山房于其麓在竹窗以爲常在人則以爲高也奇也况竹窗之可以靜息者郡有壽昌其堂曰東隱鄉有延福其堂曰內鑒恢恢焉足以潛修逸影乃勞勞拮据于空山浩渺間豈非高而奇者乎奇在性之所會心之所合志之所定而事得竟成者斯竹窗之視爲常實二靈之視爲奇也竹窗之人不知其奇斯竹窗之所以高也若夫無所不奇之人與無所不奇之境有九靈之舊記發揮無餘蘊安知九靈之所謂奇非卽濬公之安于常乎能知濬公卽可以知竹窗矣因援筆而記

知和海尊者 師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習坐垂堂堂潭乾有省次謁衡岳辯辯父器重之因出家往謁泐之中峯栖雲兩菴有志于道者多往見一僧來禮拜師問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却請師道師作

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借天童普交問道盟
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爲世外之人不可
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于人者交後爽盟至
則竟不相接正言陳公承以計誘師出山延居二
靈居無長物惟二虎侍焉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
跌坐而逝先是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迹甚詳既逝
燼餘之地陳公來問海尊者何在人言此但和公
三年有僧自蜀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勸爲石龕
耳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勸爲石龕
易葬之見舍利盈溢光耀林表師住栖雲菴詩
竹筧兩三升野水松窻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只
如此畱與人閒作見聞移住二靈詩自從南
岳來雲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住山身已老更
尋幽谷養衰殘十方世界眼前寬拋却雲菴過
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閑黃皮
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
一陵嶒

天童寺志

卷九

荆王安石登二靈山詩海上神仙窟分明作畫圖山雲
斷亭從僻處孤直教連太白溪水落東湖路覺行邊

殷處士城市迹全無詩昔年二虎歸何處今日當門一

無張商英訪二靈詩昔年二虎歸何處今日當門一

蕭萬

竺道和菴主偈西丘老人八十餘頭髮白盡黃
牙疎買得扁舟如葉大哭和菴

東湖

象詠訪和公偈影落淡雲不自名午香菰米雜黃
潭詠故居精不知那裏欠綿密長有人來問

靈

古銘山詩爲愛山靈與水靈一菴高佔白雲層
鼎銘山詩風光只在關干外半屬漁樵半屬僧

怨愠題光詩一室煌煌邁今古爍迦羅眼猶難視

是故光明不可量門戶廓落無邊方離之逾近即

逾遠弄他光影非吉祥道人屏疊淨裸明暗雙

簾捲起春晝長披露萬象難遮藏客來有問不暇

上山蒼蒼答笑指湖

主吳志諄詩芒鞋竹杖望湖亭 有覓得漁

已話艇訪二靈芋子煨殘明月上兩三知

草烏斯道遊東湖濶處二靈山龍吐雙珠落水

花斑當年馴虎蹄何處今日輕鷗只自

參王自華詩二靈山上白雲稀水國茫茫日色微

政烟罩野塘含晚翠波浮漁艇帶餘暉

樹連蒼靄天將暝巖倚空青鳥半歸

風景滿前吟不盡那知塵世是和

東張忱詩為訪山靈與水靈夕陽如錦照禪局鴉

樓臺明紺碧烟霞屏障列丹青須

史影落湖天暝鐘梵微茫度杳冥

珠山寺晉天福七年建名珠山院宋治平元年賜淨

徒心超重建五十年宗遠重建殿宇

長庚樓汪長文禮約書額在西澗上萬曆間宗義建

後覺元補二間于西畔又造栢

檀林于後額係弘覺老人書

汪禮約詩太白山前寺長庚溪上樓自聞梁棟古

客異日只想竹林秋沈澀朝朝入風泉事事幽遠公能愛

倘相求

天童寺志 卷九 七

周應治頌能公壁詩天童古刹幾千年陵谷滄桑
忽變易陰風颺駭鼓豁銜洑水奔騰立砂石梵仙
宮殿變爲塵爾獨歸狀靈光闢毋乃造物神其機
復使叢林重肅肅上人玲瓏巖畔晴嵐
碧異力青林邊法雨深花應滿能公席
方伊蒿宿長庚詩徑轉峯迴雲未收早拚步履自
松丘泉遙竹引僧厨徧香裊風移佛殿畱清籟夜
間猶聽雨孤燈寒照欲驚秋上方
更出藤蘿外坐對都令心地幽
張美確詩入春十日來太白梅樹已花草色纖山
北山南飛瀑響寺前寺後寒雲添老僧臥起發孤
磬狂客獨來倚短檐可訝禪
家風味別堆盤生菜水晶盃

古松居

長庚樓後因松得名

婆羅軒

昔有老僧植婆羅樹于西澗祝云此
樹若茂祖師再來後應密祖之徵

天童寺志

卷九

八

咩雲堂

卽上退居舊在藏樓基崇禎間改建于西畔
智廣重建順治間延燬者半圓慈重建弘覺

老人
書額

密雲和尚示若愚廣禪人偈大智若愚何以說通
身一具廣長舌十方法界普齊談舉意聞時便相
隔丘竹樓宿上退居同友人分韻詩啟戶看山
色披衣步曉空輕烟凝樹碧旭日醉桃紅林寂溪
風度峯高海月通塵襟
才一洗別去各匆匆

周鄴山容夜坐山寮詩茗椀爐香萬慮清夜寒燈
火斂微明砦前澗水忽如斷林外怪禽時一鳴四
海交游餘白首極天事業伴蒼生自

今合入廬山社笑問山田稅與稅

下退居

舊在西禪堂有栴檀林額考功豐坊書楊明
詩云香林擁栴檀中有栢眞屋春風吹落花

點破苔階綠崇禎間改建今址又沿殿太復重建
下有址常住借建知浴寮今以田易屋仍歸退居

陸四峯題壁詩山寺尋僧度玉溪石梁斜日下松枝摩挲殘碣撫遺迹剝落前朝字半疑池淨月波

山月小洞淡雲壑野雲遲逢人久懶通名姓來去探幽總不知

顧祖訓詩入山彷彿到蓬丘燈靜禪房語更幽高澗有泉因竹引空階不雨亦簷流千峯影亂三春

月四壁聲同一夜秋鐘鼓寂時思就枕玲瓏巖畔鹿呦呦

東谷菴 寺之東即與祖開山處宋為宏智禪師妙光塔有院明時為有力者所得費隱禪師重復

產室重修塔院像堂牧雲禪師建碑亭書淵默雷聲四大字鐫于碑陰有小像碑大慧禪師題贊有

遺書示寂偈碣石陰鐫吳憲捐資建寢堂疏有勅諡宏智禪師序碑安定郡王趙令鈔撰張狀元孝

祥跋其後碑陰書大用菴銘潘良貴跋又碑係元明良禪師祭文又有宏智禪師自著殘碣康熙乙

丑歲山曉替禪師重建像堂

天童寺志 **卷九** 九

了欲送曙藏主禮偈洞下宗師太白翁一機不墮菴宏智祖塔正偏中羊腸鳥道開玄路白

日青天鼓黑風超越古今端可見鍛烹凡聖本無功涅槃後有大人相山冷雲寒月滿空

德千 禮妙光塔讀詩超無始劫不盡世間燈古塔無盡燈碑老翠藤杖

藜苗日午四壁水雲蒸

菴林時對詩 開披宿莽策枯藤聞說諫茅始義典蘇蝕苔封迷舊徑一溪皓月續禪燈

蕊泉聞性道詩立此四山肅非關落莫時有身能自宿枝始知空谷

影冰雪老鬚眉

鏡池明賀詩 無盡燈光耀大千殘碑久已白雲連森森松徑今猶在明月依仗在碧天

壽相菴 小鏡禪師塔院在嶺外今廢

佛國菴 宋佛國禪師塔院廢而僅存小屋

堆雲菴 應菴祖塔院今廢

中峰菴 密菴傑祖塔院久廢康熙二十年山曉禪師重建仍祀密菴祖像傍建疊秀軒左豎天狀閣外建門婁東烟客王時敏書中峯菴額又宋密菴傑禪師塔院等月書

宏智覺中峰夜坐詩 哀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夜半燈此景此時誰會得白

雲淡處 坐禪僧

節林時躍詩 尚少高人目雲峯豈易觀鐘聲來破曉松影拂知寒是處姑拈草遶籬徧

植蘭自存丘壑 性有夢亦同安

蓉嶼張瑤芝和 孤空能不夢畱作片雲觀絕壑晴猶雨高峯午尚寒鳥方尋密樹僧亦藝

天童寺志 卷九

秋蘭為笑投閒 客登臨足未安

岳董道權和 寺外中峯室孤危縱目觀秋聲嘯遲暮松氣肅空寒瑣瑣泉隨石悠悠茫

與蘭曉公能愛 我息足自相安

鄂張起宗 天狀閣詩小閣遙憑暮靄前高人結構山天狀閣詩自天狀青山隱几雲生隔画棟懸崖石作椽支許風流時解榻宗雷雅尚

鹿亭胡德邁 疊秀軒詩幽思長老去襟懷雲錫挂空山呈嘯公詩孤蹤何地問行藏錫挂空山

寄夕陽不用芒鞋溪路窄看山隨意繩牀 中心事野禽忙得從月令知花信偶把詩情

伏翠菴 朝康熙丁未壽昌住持恩璿構菴于盧家畧

邑合張公幼學 揭書伏翠遺額

揭書伏翠遺額

杲李胤山房記
余觀從來士大夫方其身據要

泉石以爲身退之計狀有亭園置久而主人竟不
一至此者亦有主人暫來卽去翻不若過客畱連者
此雖其退在口而身固未嘗求退也或不幸身遭
廢退放歸田里猶且臨清泉一出此雖其身退而
而竊悲窮鳥漏逼鐘鳴尚圖一亦出此雖其身退而
其心終未嘗樂退也卽推諸方外亦有狀者當諸
公吹螺伐鼓高據法筵亦嘗別營精舍自擬退居
狀而方謝此等復赴彼席但登法座便爲名藍一
祖縱使身退故居高春末照猶且皇皇割構圖爲
一門授受之所裴回冀望至老不已余故謂退院
長老與閒住士大夫其汲汲于進較諸冠蓋陌中
曲泉座上爲益其人生百年盡歸骨有期息心無
日是誠可太息也吾友于石禪師靜者也其人意
思蕭散澹狀自得事太白嘯堂和尚爲記室數年
和尚亦重之嘗謂此子誠僧中之寶余心服其言
狀于公默狀也于公少出家東村延福園廬稻菽

天童寺志

卷九

足以自養而公獨身入叢林糲飯枯蘖久而不厭
此有足尚者公旣山居復于前麓得伏翠山房故
址麤束一茅闢地數畝使一健者耕其中護竹養
茶以待退老余嘗過其處望見諸山翠色盡伏几
席間土厚水香天空人斷誠可息心此中于公身
炊黍鬪笋作羹余啖之至飽竟日始去公請余志
之余竊謂公靜者卽其年少能入山自安廉薄固
已離離俗外卽使異日爲天童大弟子出建法幢
知其能孳杖徑還之此一束茅使蒼狀山
翠早見主人此固可無疑也因樂爲之記
童嘯堂替題于石書說于石介子有伏翠山居室
齋詩余謂諸子被介子惑矣介字以石早以默同
維摩何更以默銘齋乎介子自入太白稟戒時余
正首衆山中見其雍肅出人峭壁耳若有力者動
之石此石不動似乎頑鈍一峭壁河之聲可謂默
乎其勢豈止衡江塞河狀衝矣故余謂諸子被惑
乎今視其銘此不動而有聲矣故余謂諸子被惑

也若介于者乃善蹈占德
瞋睡一擊醒
來雷鳴偏地
睡虎之遺蹤耳復書

木黃宗炎默詩反默為多言數窮命之蹇矣為文

此是非舛鈍鉞與頑石蠢狀生幾殄洪響發此中

鍊繡石苔蘚冶琢作鐘磬八音兩最顯宮商十二

律從茲騁強辯事事總合宜所得一何淺豈知鈍

頑質包括甚廣衍吾喙三尺長吾身六翮剪金口

緘固守河魚病難遣幽憂苦無聊因復鬚自撚悔

不守默戒吮筆每廢卷太白于石師天童嘗禁墨

語言文字間淨埽存亦鮮何必默名齋更集翰墨

選此默終不默流風慶餘演口舌如門戶出入施

關鍵若使竟不關堂室誰得

踐溪聲廣長舌為公下一轉

霜徐鳳垣詩草瓢三畝地脩竹數竿青養寂長辭

客看雲偶過汀院淡花影靜高半法

天童寺志 卷九

堂局畱取無言

偈他年共爾聽

整錢光繡詩亂竹叢中扣短扉空香拂拂襲人衣

朝曦出岫翠初伏宿雨蒸林綠乍肥

溪鳥似梭來復去山雲如帶是耶非

自慚風抱誅茅願何日擔囊向此歸

廢高斗權詩層巒絕壁倚天成精舍高懸物外情

愛覓孤雲穿石過頓忘塵暑踏溪行

交加竹色人蹤少遠近嵐光佛面迎

何幸得分閒半响解衣旁薄話無生

鄮周容詩惠遠何須結社遊菴居隨意足淹畱竹

窻瓦牀閑棕笠棊几繩牀鬪茗甌十里

月明溪沒路半山雲過雨侵樓相

逢驟覺塵心盡已是匡廬最上頭

梅張鴻儒詩山徑迂迴入悠杖萬木敷淺溪綠石

絕壁倩藤扶籜節含新粉松梢落

嫩孺主人酬倦

足筍飯出香廚

紀左臣黃詩于公避世居泉石靜氣如秋誰不識

小築南岑望北岑佳名伏翠靜何淡

枯禪參出真雅讀之冷冷清人心

雪張士墳詩為尋伏翠盤一問津竹兜欵欵入嶙峋

一徑松篁心自定萬山烟雨燈兼有堆雲卽比鄰

彷彿南宮筆指擬馮生作後身觀鶴

敢徐勅詩探幽不覺此心怡寒雨朝來展眺遲嵐

秋老楓林改倚杖沙虛荻道危仍

向繩牀跌坐好清齋忻味此霜葵

陸盞詩亂篠堆簷石作扉使君題字已生衣初

俟山聊爾爾雲摩結坐亦非非偶

朕到此耽情甚怕有松風引步歸

鄂張起宗詩萬峯深處覓禪扉後度溪流半濕衣

山張起宗詩路轉山腰青翠伏鶴巢松頂白雲肥

天童寺志

卷九

不經人意詩偏好一對僧談語覺非

我欲誅茅長抱膝烟香茗椀竟忘歸

允萬斯備詩片瓦鱗鱗隱寺南三分竹樹七分嵐

誠萬斯備詩避風避雨來精舍貪靜貪幽到草菴

老芋新菘秋共圃淡雲微月夜同龕

西林結構今重見何事重將廬阜探

念謝為霖詩昔日曾吟伏翠詩今來極目慰相思

荒徑雨淡苔自合疎林秋老葉應知

遠公何事他山去空教攢眉憶舊期

鹿亭胡德邁詩種得芋糧供客飯拾來桐葉補僧衣

到門雲樹濃還淡入耳松風是或非

一鉢一瓶身外事蒲團老此不言歸

源戎澄詩籃輿隨徑轉伏翠喜相過小雨滋香稻

何須挂鷺蓑

漁張錫璜詩

翠陰如雨南山麓寂寂荇菴翠底伏
曉來雲結萬株松暮去烟浮四面竹

松竹歷亂照禪燈

孤磬聲聲出林谷中有高人坐
石龕一杖一瓢恣笑讀牀頭怪鳥吟

鑄碧笋熟瓜蔬滿圃

稻滿田春看梅花秋餐菊默
持牛偈猿鶴幽坐老棕團神鬼肅世情長謝遠公

屏何事羣塵日感感青鞋布襪偶來遊

不覺婆娑
經信宿山廚細雨菜羹肥土簋前陳飽野菽法書

名画耀琳琅閒篋光芒豁心目栖身精舍盡如茲

奚必匡廬方卜築余欲移家向鹿門至今未結藤

蘿屋讓公先作泛波鷗我亦裁巾製道

服他年太白冑相從共把長鏡種黃獨

東李暎詩

溪到門前世事分蕭然杖屨獨尋君
門閑閉茅堂出半住山光半白雲烟

嵐默對自相關誰得幽栖水石間笑

語主人能謝客山中好笋正當年

太本體詩

新晴春日好散步過前屏隔路一灣碧
到門千疊青野梅開出塢幽鳥語盈庭

天童寺志

卷九

古

不覺耽長坐

悠然蘭室馨

南眞樸詩

秋郊連袂野情怡閒意看山度隴遲
笠蒼藤身是画白雲黃葉路皆詩蓬門

淡撥松筠入籬落斜穿水石危

一

鏤幽居多爲客屋傍霜老半園葵

行元盛詩

憶彼毘耶城天花雨如雪三十二大

山默曼殊遂服膺嗤逞懸河舌吾知竹窗雙身只

一

珠皎潔以默名其齋無乃得是說崑栖修雙觀高

風逾少室諸天自奔湊終日時兀兀清馨忽

一鳴萬籟從茲出豈竟絕無言煩囂之表式

影等月齋詩

古來画師工寫眞寫眞貴在能得神

臨齋寄嘿若眞默天生爾默描不得是以先哲立

默齋補出丹青筆生色春草先生曾製銘我旣書

之持贈君爾饒果默當可画幾令僧繇名拔羣卽

使顧陸今再活得神難得眞于石高齋默坐數十

年山城莫不爭親炙我問主
人其故何画師文字猶狀隔

東蒙堂 舊在東禪堂址

西蒙堂 舊在西湖上虎跑泉東北

舒亶詩 由來去住不相關贏得隨緣到處閑笑出
海天一錫行分江月過千山微言定許

誰人叩勝事偏于俗士慳咫尺
蒙堂隔霄壤城東搔首只空還

普同塔院 唐魯之左攏

南山塔院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奉莖密雲悟和尚全
身弟子通辦募建塔院傍設臥室前建像

堂大門兩廡及齋樓寢室兩廊豎銘碑二座道行
碑一碑陰鐫雪大師挽詩又書祖師在三大字額
于門康熙十六年山曉替禪師重修堂宇飾像外
建大僧橋構肅敬亭鄧山周容書亭額

天童寺志 卷九 五

今上康熙四十四年

賜慧定禪師諡號次年偉載乘禪師重修

馮斐詩 師將陽羨水來垂太白雲覺非山緣覺
塔禮 聞非藉聲聞為樵非面目劈悟非斧斤

非非微妙身所至苾香焚朶朶舌端出紛紛眉際
分狂龍合當徒慧口臨所欣功成台頂去遑戀伊
蒲羣新燈傳不盡舊鉢逝何
云要知三昧否共此一氣氤

牧雲門 宿塔 詩 微雨斜陽掩輕雷遠岫聞出門心
院 在塔曳杖足穿雲紅葉溪頭滿青

山戶外羣松杉饒景致夾道日相分 一宿巾瓶
側燈光夜更清電雷何驟至照用一時行不語生
依戀無眠對几楹穹碑
清曉讀相應有泉聲

元菴源 禮 南山松柏舊時青十六年來一再登
塔詩 萬葉泉聲清活眼潤邊秋色上枯藤

影堂夜靜龍光護石徑風生香氣凝
指點祖翁田地在于峯月曉塔前燈

蛤菴園塔詩

禮傳世已經
溪烟蘿月望
南山報祀懷
香入祖關

珠宮華蓋能

加護金縷
風雪動愁顏

嘯堂

諸同門禮
祖翁詩
風霜撼臆意
何如俯

百年欣小集
江湖萬里念
同居每來談
笑烽烟外
不盡松杉雨
露初安得與
君長灑埽
一燈淡夜讀

奇書

幻智菴

寺之南山元時建
西崑禪師退居

白楊明詩

誅茅結蘭若
幽閒當山麓
小徑入叢林
清風動脩竹
幻軀本寂寥
智月恒滿足

欲就菴中人
焚香話西竺

遠菴

老屋垂垂墮
碧林昔賢遺
迹隱居心
望中雲去存
蒼翠徑曲庭
淡古木陰

天童寺志

卷九

六

行其詩

南屏山下屋
古瓦共頽垣
門掩千竿竹
空王覲面看

新菴

鎖翠亭上舊
有菴久廢
崇禎間重建
今爲田寮

青塔菴

寺之南久廢

白塔菴

祖印崑下廢

新田菴

舊志載寺之西北久廢

天華菴

在大嶺下廢

雲居菴

在大雲山崇禎間通
辨建徒行元修復

遠菴詩
此菴有天趣
來訪得幽蹤
一徑沉淡竹
當軒浮半峯
點苔花片片
流砌水淙淙
籬下

雲初斂
烟動午鐘

附德介詩飛泉不自鳴來浮我枕上遂從蘭風中尋出溪流漲新綠滿平原沿流得所向

山高名大雲雲層墮青嶂獨步深竹中挑雲濕拄杖

翁張美確詩溪迴路忽差遠趁山雲冷到門僧未知空塔立松影

大雲菴退居祖塔院

白楊明詩大雲晴不收覆此崑下屋嵐氣侵石牀松陰散蒼局入林樵徑深接覓山泉曲

花時一再過煮茗話幽獨

鄧張美言詩松風謾謾遠溪流古殿蒼茫烟雨收攜杖共看新月霽披襟却羨暮雲浮

淡林果熟羣猿集琪樹花開白鹿游隨意登臨數舊迹還憑鐘磬到山頭

太白菴在山頂近龍潭

天童寺志卷九 七

舒亶詩何年仗錫此徘徊天上眞官爲我來芝圃鶴歸香火冷石壇空鎖舊莓苔

西歸菴長庚房塔院

桂花菴大嶺南輿

歸來菴天岳禪師塔院中奉開山義祖像壬午秋菴宇落成師賦詩二首笑我歸來眞晚矣貉丘原是舊生涯一角閑游筇拄路三叉

未久豕藏厓一角閑游筇拄路三叉

多日果接桃地種茶活到期願總夢鄉眉同栗棘髮同霜覓心無得猶心在終口如愚黍日長

新設茅牀香且喫偶逢鄰友記還忘天胡老我頑如詩對盡秋籬菊正黃

石門吳之振詩霜閑挑菜甲光陰速靜話松根意燈齋

味長心借殘燈同一照身如敗履總相忘如何爽却前期約黃葉邨中葉半黃

語水 呂懿謀 閱歷何方勝 舊鄉擔囊從此懶 侵霜

勝千 讀盡書非遮 眼過叅成案 可積年忘 編籬趁日長

秧針 漸綠催耕至也 合腰鎌刈麥黃

慈水 鄭梁詩 名山古利本同鄉 向往而今易 幾霜

半人 笑我風塵為客久 輪君瓢笠與年長

餘生 尚冀酬斯願 三宿胡能置若忘

此意 無分方內外 深春樹綠到秋黃

錢塘 宋琦詩 因憶居鄉不出鄉 始家作勞換星霜

玉山 久拋塵世逢迎懶 始覺深林意趣長

丙舍 支磚尋活計 珍軼對驕饑 丁年懷寶已

生忘 海天滴負今猶昔 喜對瞿曇面嫩黃

慈水 向往詩 歸去歸來原不著 大千世界有何涯

功來 一菴姑與閒雲泊 兩髻應遲落日斜

塔縫 少分花下路 旛風收起樹頭叉

錢爐 撥盡蹲鴟火 還許春山剪嫩茶

石門 金燦詩 只有名山是故鄉 歸來贏得滿頭霜

星崖 人問閱盡滄桑變 僧臘依朕日月長

天童寺志 卷九 六

乞米 打碑雖為飽 醋缸蓋甕未能忘 出齋齋碗

殆 野讒移如今 洗足關門坐看徧 青青百草黃

鶴亭 陸鳴臯詩 天外何曾別有鄉 華顛隨處閱星

氣長 味裏酸甜都可憶 擔頭輕重那能

忘從 今記取 歸來日雨濕江村 梅子黃

石門 金梧詩 踏遍千厓不越鄉 觀河見面幾星霜

蒼筤 膝公居蚤定 再來圓澤路難忘

漫覺 豈作田園計 贏得籬邊滿目黃

慈水 馮聘詩 何必歸來此地也 知名久矣遍天涯

莘野 千峯飛抱松門曲 一水橫拖竹徑斜

簾捲 殘鐘鳴殿角 窻開新月掛山叉

西溪 卓長齡詩 逃禪兀兀醉為鄉 誰遣吳盍點鬢

九如 霜只有故交如水淡 更無他物比

心長 達非表聖休爭雅 歸賦淵明不更黃

忘鍊 骨成金嫌小技 親依老面識真黃

次厚 卓允基詩 未足平生是睡鄉 掃清風宇飽晨

意長 此世界中寧復有非我土處 總相

忘空 空裏住蒼髯 叟日對山青映髮黃

塘西 金以遴詩 吾里君家抵故鄉 閒房坐臥歷炎

子尤 偶得班荆言不盡 每逢落月意難

水長 駒縱是懷空谷且待秋 林葉盡黃

禦兒 呂度詩 塵世癡迷醉夢鄉 到頭博得髻成霜

千頃 翻水舊耽詩 句好拈花今覺語 言忘

西園 兀坐誰賓主 梅子離離逐雨黃

竹巢 邵嘉客詩 團圍總在山之裏 歸去何曾隔一

溪斜 飛還倦鳥謀方定 直指高人路不

義辭 妙陶潛原一印徵君愛酒趙州茶

德清 黃茂芳詩 買山不就愛山鄉 肩聳秋山髻有

廷芝 霜厄運黃楊容我短 精廬白日對

天童寺志 卷九

九

公長 詩從拄杖前頭得 機令觀松住脚

忘道 里雖賒人尚健 他年重晤記梅黃

九成 吉英逢詩 脚眼欲處有家鄉 聽徹雞聲踏盡

中長 煨來芋熟新絲起了 得榭香舊習

忘膾 欲求歸清淨 地人間惟有路塵黃

古愚 王元洲詩 晴來何必山溪處 構得幽居傍水

竿斜 經繙夜月思方永 詩老霜清手自

又更 喜靜中滋味好 一爐黃熟一甌茶

鎮海 謝緒章詩 憐他弱喪不知鄉 覓徧天涯髻已

漢俸 謝緒章詩 霜接引放教地面 闌歸來奚憚路

塗長 岡頭吐月懷如見 樹杪行雲坐自

忘何 日石牀容我臥 松花也染半身黃

慈水 鄭性詩 憶我昔年曾過此 此間亦是舊生涯

南溪 誰人畱一窟 雲天無路現三義

大地 誰人畱一窟 雲天無路現三義

歸來 便許公歸否 先喚諸僧去瀹茶

西萬承勳詩

遷廬識得是他鄉一笑鬚眉草上霜
結就茅蓬粟顆小放開眼界嶺雲長

偶逢貝葉翻經住

自入桃源與世忘
時能得樹頭黃

香眉居士張起宗

宿晚詩欲歸閑歲月坐老此山秋
雲樓葉酣于樹松濤吼一樓無詩

不澹遠有夢定清幽

出岫雲何處相應為客雷

江董孫符

宿晚詩愛茲禪榻靜高臥碧天秋
雲影濃溪夜燈光濕小樓紅漆爐火

燕香到谷蘭幽

若許陶公飲何嫌十日雷

周董胡駿

集歸來詩昨宵聯吟維摩室
今晨擬謁東山菴我性廉介百無好獨

池山水偏饒

何况秋容老且媚紅葉披徑波澄
潭佳境漸入如啖蔗喜攜同調人成三天遇晴和

勝必遜徑穿曲折宜幽探

祇園小築嵌山腹眼前
好景歸樓南昔年岳公嘗寄跡此中投老烟霞耽

天童寺志

卷九

三

寒泉不流真諦絕法筵誰闡生公談看到蒼松貌

相似栽餘黃菊英猶含飯依丈室慙未遂披帷人

寂情何堪繩牀信宿愁對月晚雲簾捲飛朝嵐婆

娑草木皆可愛便畱十日心應甘挑燈題詩記屋

壁秋蛇縱筆饒餘酣

東李暎過歸來詩寂莫雙扉開凄涼三徑曲屈指

盈草色無長綠千秋臥高岡一編畱直木好鳥誠

無知依朕啼溪谷

覩物傷我心晚雲為起伏欲歸
復脚躡斜陽亂脩竹

漁張錫璜

前題詩暄翁不可見靈蛻壑山曲愛與義
公鄰重來應古宿樓挹烟巒青意

受林光綠客至樂幽栖如鳥投灌木况當盛夏時

清風滿空谷謾謾長松鳴鶯濤互起伏遙知臥聽

人天籟勝絲竹

漁山柴梓廷前詩侵晨投歸來數呈遶徑曲山雲懶
青雞近綠鳥語弄新枝蟬聲噪高木習習清風生
穿林度溪谷不知城市間炎埃何處伏安得杖藜
人披襟依脩竹

韞山張錫聰前詩歸來舊遊地時時縈心曲入山必
踞芳徑綠盛夏苦炎蒸濃陰想喬木決策度清關
侵晨訪東谷永日竟忘歸願此遊三伏臥聽幾聲
蟬坐對干竿竹

偉元乘歸來詩曲徑沿溪復遶池蒼松廿里想當
嶺遲薪水常疑童子供雨花應是老龍
施春溪樹杪堆新綠添得伊人多少思
又掃塔昔有山中童云是天上星山名傳太白
後作詩開闢千年青義公未來日此山原不靈

天童寺志

卷九

廿

上天一感動靈氣歸高僧後人繼靈蹟說法尊門
庭天意無衰廢人心有盛興今值我師到或以再
世稱退老最初地冷性如堅冰結菴臥此谷夜點
空樓燈照見古人面相對何惺惺萬古共一宅寒
松分小亭古今兩
酬唱時起潭龍聽
方嶺菴近天童街

泉聞性道詩泉聲不及雨衣染萬山寒古屋唯茶
頭寬得句愛相竈農人聚午餐雲排峯足斷葉脫樹
失呼朋舌上看

清隱菴

在裏青嶺下明覺量
建國朝靈瑞重葺

指南菴

在鳴角婁下舊有菴久
廢國朝眞策重建

檀峯菴

在裏青嶺上禿時係左菴禪師退居久廢明
大通擇重建康熙二十年心和又重建太常

林詩對

有記

明元燈詩 山徑饒秋色重來與不違杖扶雙屐雨雲綻一身衣只此真堪樂何須苦憶歸

明朝登絕巘
直到夕陽微

竹德介詩 問流從小徑曳杖躡嶙峋山色皆良友溪聲作近鄰到來忘是暑住久不知春

法侶兩三輩
相看一味真

小白嶺菴 嶺上有茶亭卽宋時揖讓亭

牧雲門詩 兩師揖讓祇尋常却見全身禮樂彰好是節文曾不隱至今登踏見康莊

香張起宗詩 名山久欲訪南能遊借秋光得未曾已辨芒鞋循細步更憑竹轎快先登

雲橫嶺側偏遮路風落松梢半挽藤
盼到清關選顧影不須姓氏答山僧

天童寺志 卷九 三

遠菴體詩 三代真風歸釋氏每經此處每吟哦亭荒雲冷人千載一道謙光存薜蘿

太平菴 小白嶺下外有茶亭

真際菴 元至正間前東張氏捨資淨泉建明時圓賢重修

張鴻儒詩 竹密不通路蕭蕭落澗聲石開雙戶迴松展一人行遇雨疑無趣逢僧別有情

相畱一夕話
坐久喜天晴

攔路菴 小白河濱舊係天童庫屋久廢卽其遺址建中奉關夫子

密雲悟 額題 偈 脚跟未動意先行行色匆匆不暫停攔却路頭心不走安朕步步沒途程

石奇雲和 狂心欲向外馳求徧走千山遠不愁攔却路頭無處去草菴止宿便歸休

牧雲門詩 老屋多年驀路橫轉過青山掉臂行就中若具靈通眼轉過青山掉臂行

山幢懷和一條活路坦仄平佛祖曾將向上名十字菴前攔不住孤峯頂上任施呈

天童下院攔路菴左崇禎年建

甬東下院弟子施通等捨基建在東茂橋

金田莊古山門隔溪計田一千三百畝罷西澗之水以溉之後莊廢田亦不存

小白莊坐七都二畝莊田俱廢莊河外有碶開存焉

鄧國莊在五都二畝又名西湖莊今廢名為天童莊

三山莊係定海縣太丘鄉計田四百餘畝今廢

福林莊

增益莊

天童寺志

卷九

三

保成莊又名康頭莊三莊在昌國定海二縣宏智慈航二禪師置共田二千餘畝今廢

宏智覺治塗詩碁局未散芭蕉仙樵夫柯爛海成田長隄抗潮人得路淡水沒脛牛

加鞭天雲晚晴溪似綺禾稻日茂濃如烟白米軟炊供衆飽心空選佛石頭禪

大冥莊在定海海宴一都計田六百餘畝應菴禪師令宏監寺開

舟山天童莊舟山舊係昌國縣今改定海莊田俱廢

金地莊在餘姚縣田地共一千七百畝今廢

盤山莊寺前盤山頂上計田二百畝今廢

牧峰莊

鼈山莊二莊在台州寧海縣計田一千七百餘畝又塘地如田數元明禪師置為萬佛閣香燈

之費
今廢

佛真文懿大師前天台山國清景德禪寺住持沙門

曇噩撰萬佛塗田記

水元氣之變也元氣益造化之本所以運行四時
而生育萬彙者也其氣氤氳磅礴比亭毒之盛則
海與俱故海之大涵天浮地淹滔日月滂不加淡
早不加淺而波瀾濤浪之簸厥潮汐之往來苟非
其物之剛礦堅緻勇悍者當之莫不摧廢漂蕩惛
慄而無以自持是以世之有台于海者必願力所
驅馳事機所輻輳而後可善覺普光禪師以抱道
之姿拔俗之韻為祖統向緣出世台之瑞嶺其舉
措之當已振聲叢社及開化四明尤營護教門以
隆佛法未幾而適奉朝命董衆天童獨念以為寺
實五山之一天下衲子之淵藪也而產人素薄奈
何南宋時尚賴宏智慈航二尊宿能復舊志于艱

天童寺志

卷九

菑

難離亂之秋作福林保成增益三莊于昌國定海
而常住粗給茲吾輩顧怠惰自逸味願力失事機
玩視先德寧無愧于心乎尋得斥鹵地于台之寧
海牧峯麓山二島嶼下遂率耆舊永全等倒囊橐
傾篋筭躬操畚鍤集工傭築鑿以踰塗潦而成原
隰之田一十七頃有奇起役于至正廿年春畢役
于廿六年冬用鏹五百萬緡用米無算於戲禪師
之于天童其功業可謂至矣朝元閣擅九壘範銅
佛萬尊其上爐熏燈明達旦夜穹碑巨筆照映林
壑其規模之鴻偉其制度之密嚴惟閣與莊則狀
名莊以萬佛者蓋見其志之在閣也夫是皆驅馳
之力輻輳之機已且禪師非有宿昔之修詎克臻
爾按郡乘天童山東南去郡治六十里晉永康初
僧義興始菴其中日有童子給薪水忽辭去曰吾
天之太白星也上帝以師篤于道行遣吾下侍或
問予曰道行功業異乎予曰奚為其異也夫道行
功業體用般若耳問者領之禪師
名原良字元明族周氏寧海人

甬東戒願庫 在戒願橋邊今廢

五鄉庫 五鄉碛邊今廢

攔路庫 小白河頭遺址今改巷

昔寺有三十六莊計田一萬三千畝今廢

宋寶慶志載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四畝山一萬八

千九百五十畝

粵稽古天童禪席最盛香積亦最饒近百年來僧徒寥落辛未密雲老和尚應四衆之請入山龍象景從困無夙儲鉢欲生塵當事者苦之更憂催科之擾詢

天童寺志

卷九

五

其實則相傳寺田以萬計山二千六十畝洪武間應役鹽丁六十三名餘丁一十九名浸尋至今田已斥賣殆盡山僅存十二耳嗟乎產婦俗戶役占僧籍僧何以支余參禮和尚二三耆宿稱述咨嗟思免厥患莫得其籌和尚亦盡焉傷之先是友人張客卿輩備悉其故以爲察消息而均利病可脫僧于厄不能不致望于護法王臣矣

崇禎癸酉春王正月會稽陳樹勛謹識

今管山塲自

密雲老人來主法席舊住正鑑圓智智廣真修明貫
等將山場推歸常住自清關橋起圍環至玲瓏崑
共山七百三十畝

清關橋外贖山三畝

新菴後贖山四十六畝并基地

玲瓏崑右側贖山三畝

窰房基後三畝

責罰塘岸贖一十二畝

幻智菴贖山并基地若干畝

天童寺志

卷九

其

小白下院基地六畝八分又柴山七畝三分坐落
蔡家後畧

南山塔院置山田若干畝東谷菴內并各處後置
及捨業收在萬年簿中不詳載

國朝順治丁亥費隱容禪師恢復東谷清理南山歸還

侵田三百餘畝

郡韋克振

天童砧序古稱修沙門行者頭目肢體

伯基册一可捨誠以四大假合如
浮光幻影無可繫念故耳乃于常住之物則必珍
重之愛惜之時加簡助者何也蓋此常住之物皆
先世德澤之遺而諸檀施脂膏血汗之所聚也針
草不得擅取磚瓦豈容謾移故必護常住之物如

頭目肢體者而後能捨頭目肢體入常住斯其人固未易數數狀矣天童道場為諸山冠自密雲老人遷謝後旋值改玉干戈擾擾徧浙東西惟此一袞染地如青蓮座之在驚濤烈燄中如如不動噫此非老和尚常寂光中定力所持不及此予承夙願來守茲土卽請師之上座費隱和尚繼主之而天童之門庭復振矣和尚常住之物體毋論洪纖秉先程不敢少有隕越卽常住之事規圓矩方動數毋論繁約質毋論堅脆品毋論崇卑凡其所有咸以登之簿籍令一展閱間歷歷在目總無覆藏而天童家貲盡在于此矣雖狀未盡也更有一物在從太白山中搥鼓搭衣親相授受者尚未列冊空莫非天童家貲豈擲管濡毫所能勝紀者哉

天童寺志

卷九

七

事益一日之一人猶將為之况數百千年之前數百千年之後其為人也多矣明州太白山天童寺自晉永康年義帥肇卷東谷太白星奉上帝命化童子而給薪水焉迄今法筵清衆何可勝紀而永康至順治辛卯則一千三百五十二年矣所為益一人者蓋自太白童子始其間寵錫荒鞠日居月諸詳未能聞大槩存于志今則密雲先和尚凡六半道場而天童之慈雲蔭覆為更盛而密公口生法化之子表表兩浙間是密師猶在臨濟曹溪猶在達磨迦葉亦無不在所謂蓋一人而數百千年之前無弗益者其在斯乎今林野禪師密師口生法化之子也以正法眼開耀昏衢清範亭亭又何其溫狀而澤耶師特地乾坤非思所測將以虛空同漚發蕪畦數尺直作茸茸幕幕觀雖狀如沙米齊社難乎其為下矣奈之何昔日上陳言而僅六計田之畝以萬三千計既成紙上陳言而僅存之田五百餘畝又有紛紛取與類乎損人而自益者非我同人慨焉捐俸贖付緇流數年之內且

天童寺志

卷九

其

徵其實而記之

盡與人世之歌臺舞榭同一雨歇烟沉而數百年之後其為歎惜于今日何如耶有田則有戶田之正稅宜狀而丁額差徭或葛藤不了勢將如聖達之言于徐僕射者可慨也已今寺之法產如復其五百畝之日俱新而後之視昔者一除狐兔日下山澗水寒使銅棺山頂與臘月星前而能不久彌芳遠彌光哉種田博飯良非一日是在後之官斯土者知無損于己有益于人者于僧之差徭已賦鄉之賢士大夫知無損于己但能無損于人入已受益不忘者于僧之法產已賦敷揚花葉推布霖濡復何涯量善乎陳仲醇之言口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抑又深遠矣且今紀也嗚呼蒼紋古碣幾見靈光一念紛飛觀面千里月巢雪屋亦且難言百尺竿頭誰為進步人又當何損耶當何益耶都監靜公予心朋也棄舉子業為臨濟裔欲將一片石使後世覓靈光也予故

郡楊之柄自運序震旦梵刹多如許已名山勝水伯憂懼恐怖之患視之如活如來不可及而亦知其低眉疾首者有賦役一事乎方今奔奔多事之日惟禱備難長吏考成視此殿最不得不責之吏胥吏胥之魚然真令民不堪命至其視緇流也甚子追呼恒人且有租賦即有徭役圓頂方袍幾同杯噉城旦寧忍言哉明州天童山為東南第一形勝創自晉永康迄今一千三百餘年矣神奇靈異之事不可勝紀其間廢而興興而廢強半以征徭之故崇禎間密雲大師有道高僧也殫厥心力鳩工斂資以致古剎莊嚴僧徒煩盛嗣是而木陳費隱林野諸老人繼成護持遂為叢林巨觀而法產中落者不可復佛光廣大默相茲山一時檀越各起善願如海憲王公泊諸鎮及余同寅明府并鄉縉紳先生無不裒金券地而產之中落者以復雖

狀復一產則增一憂里役
檀越之素心隱而無計解
與免徭乎會山中僧以其
而諸檀越皆大歡喜因著
香燈之計者悉矣夫自暉
埒瘠之苦息今而後名山
下閉關焚修無憂懼恐怖
鴻矣豈非佛家之龍象釋
公現宰官身而說法而為
極之利諸檀越咸以慧業
心寧望報狀而佛教所重
而熾昌而大壽而感無有
震且之梵宇而皆如天童
此中之檀越乎此又余之
也因佐其事
而序之如此

康熙間山曉督禪師增置田三百餘畝重立自運

天童寺志

卷九

苑

觀許弘勳免記江南梵刹
察幢吹大法螺海內震動
法章皇帝萬幾之暇時留心
為益甚遂使密祖生前文字
光輝重登七寶之座此誠
弟子繼席天童弘覺禪師
山曉禪師並蒙

皇帝欵接
至尊下榻萬乘開堂自有
宸眷未有若天童三世之
以前莫盛于宋宏智禪師
甲于叢林又以學徒麟萃
陷其田一萬三千畝跨三
謂學人入僧堂宜使衣帳
積一盂可不常滿當時有
門之擾故謂諸人但須開
專心辦道斯其盛也若密
祖後與其創備規制不

減昔年而經營未及寺產
觀察王公爾祿郡太守楊君之柄常為本寺別立
自運戶免其差徭勒諸碑石前任藩司張公縉彥
袁公一相亦相繼結帖與示及今山曉禪師來繼
祖席香阜益隆置齋田近八百餘畝于是提督塞
公白理行縣令朱君上傑得循例免徭後數年余
建節此方常過宿太白山房與山公披襟解帶數
日而去遂屬鄞令再循前例免其差徭適余過西
陵督學程公汝樸署中語及為天童免徭事程公
復議此但公一時善果今編造在邇不若與郡守
令定議預為文鐫石垂天重百世之利庶不負公
盛舉時合肥龔君士楨在座深贊服此言龔君者
故宗伯端毅公令嗣與山公篤兩世之交者也因
憶余昔為部曹兩事端毅公公常從容言及天童
梵刹之盛山公一時淵匠吾輩宜善為護持臯識
于心適符所諾及歸署因與郡太守李君廷機郡
丞佟君世錫別駕改君振蛟鄞令高君濟共相規
畫并質諸郡中諸薦紳者碩照前勒石舊例以本

天童寺志

卷九

三

寺田別立自運一戶只供正賦悉免差徭他日編
造寺僧得執碑文為證此誠垂天童百世之利者
也但寺田不及千畝田小差徭亦少其事尚輕余
輩方為山公謀共募買田之貲得復智公故產四
分之一即可接山廚竟巖禪山公宿為道俗所歸
人發敬田鉢華白滿此亦非難事使異日天童自
運戶有田數千畝方足償吾輩今日始願且區區
為此亦上推
章皇帝敬禮三世之盛也諸君俱曰甚善請以余
文鐫之石

世祖

天童寺志 卷之十

附餘攷

漏沙鍋

鍋底有小穴人傳漏沙不漏米為寒山拾得靈迹自天台國清來萬曆十五年為洪水壞舊鐵尚存

鬼谷子祠

太白山之北其祠倚山臨水幽深聞寂人跡罕到真游仙所宅也夏侯曾先地志云鬼谷子廟三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絕山崖重疊雲霧蔽虧晉郭璞曾到有游仙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窓牖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

石碁枰

天童寺志

卷十

白石山玲瓏峭拔上有神仙石碁枰一名火石海船見者以為光怪又數里即箬箕山小白嶺也宋朝詩大夫盧元因耽太白之勝結廬居焉又五里至太白山頂有龍池雲霧翳勃生于水面麗日晴霄澄澈如鏡或風振林木落葉無墮池中者其山最高昔有僧守靜結菴曰太白近有響石扣之有聲宋人詩云何年卓錫此徘徊天上真官為我來芝圃鶴歸香火冷石碁空鎖舊花臺

太白廟

九隴山麓清水潭上祀唐杜雍雍字世傑避裘甫之亂負母隱此躬耕以養徵之不起人感其孝歿而祀焉三塘內有十娘廟相傳是眷屬云

錢丞相

宋嘉定四年又二月丞相錢象祖卒于天台里第象祖來問道于無用禪師有省曾遺以衲衣自左

相辭歸益修淨業示微疾有問起居者答曰不貪
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當生淨土耳言訖跏坐
化而

李侍郎

宋李浩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應菴
禪師室中菴搵其胸曰侍郎次後向甚麼處去浩
臥汗下菴喝出浩退參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
同參曰門有孫贖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
悟復誰非菴稱善又有鬻胭脂者久參應祖頗自
負浩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
休透過古今圈積後
却來這裏喫拳頭

張侍郎約齋居士銘

侍郎參密菴禪師聞鐘聲得悟有偈云鐘一撞耳
根塞赤肉團邊去做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

天童寺志

卷十

二

神面門黑東州永舉此偈頌云一棒鐘聲到耳根
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朕不
離門

續文獻通考

天童應菴曇華禪師黃州江氏子
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

天童宏智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僧解環
環其右臂而孕及生右臂有肉起如環狀建炎間
主寺事金人犯明諸寺皆燬獨覺危坐不去掠騎
至塔嶺乃還有蜀僧能以乾汞爲銀者覺以汞納
口良久出之皆銀也蜀僧愧謝而去臨寂書偈擲
筆而逝龕閏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身塔于東谷諡
宏智塔
名妙光

杜墓

高宗南度杜愷護駕至四明力戰戎醜百姓德焉
嗣病作舍于花果園園有二獸壯曰龕北曰轟身
高四尺人目羊頭獅形鵠足獨角長須善識奸佞
不食葷腥烟火惟餐松柏槐榆乃安南國來者愷
養病園中與之遊愷病卒葬于太白山二獸亦歿
淳祐間明州病疫愷擁獸示靈疫家有禱輒應民
益德之建
祠于月湖

錢松窓

元虞集序元叟端語錄有云昔真淨語穎濱蘇公
序之應菴語松窓錢公序之按蘇序見集中今應
菴禪師語錄止存嚴教授一
序而錢序竟不傳可惜也

元移刺楚材晉卿

晉初叅聖安澄屢以古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澄
問有許可者及晉卿罷官功名之心既淡求道愈

天童寺志

卷十

三

篤再訪澄而多翻案不狀所見晉惑甚且從容謂
曰昔公位居顯要又儒者多不諱信佛書惟按摘
語錄以資談柄故余不敢苦加鉗鎚耳今揣君之
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余余豈得猶襲前愆不爲苦
口乎余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君有萬松老人者
儒釋兼優精通宗旨君宜見之于是晉謁松杜絕
人迹屏斥家務廢寢忘餐者三年松始印可以漚
狀居士從源日之自後晉卿扈從元帝至西域因
貽書松請評唱天童頌古百篇開發後學間關
七年始成松名行秀雪巖法瑞嗣法曹洞宗

應菴華禪師答翔鳳山顯忠資福詮長老書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歿
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于出世
領眾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
嘗少怠也晝夜精進未嘗敢懈也念眾之心未嘗
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
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

命懸危甚于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爲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狀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光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吾道義不忘長老受風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

了菴欲禪師癡絕和尚書應菴祖師法語跋

此吾應菴老祖示作禪者之語也癡翁因偉上人之請而書之偉亦佳衲子歟流落叢林僅二百年雖紙黑微蠹精彩猶新四明臨藏主能寶之而求余題二宗師三學者出處有後先而所存一也以

天童寺志

卷十

四

古視今益重
余之感慨

又追和滅翁祖梅屋偈

太白山頭第一層一枝春信已無聞
何年飄落人間世散作人間六月春

雲外岫禪師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後跋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勾章棘句愈山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爲余曰病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了是乎止至洽春天童雲外岫題

東雲佛海禪師千巖和上語後跋

言乃載道之器道本無言因言顯道雖欲忘言其可乎千巖和尚以身爲舌塵說利說熾朕說吾未

見其有言也此語大行何待三十年後至正七
禩丁亥季春前住天童佛海老人書時年八十

密雲悟禪師天童中峰菴佛果應菴兩祖語偈碑跋

不肖于崇禎辛未嘗領天童事侍者通布于中峯
菴基榛莽中得一殘碑洗出揚之乃不肖上二十
代祖佛果圓悟勤禪師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禪師
法語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十七代祖密菴
傑禪師偈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以六百年以爲
奇特至寶乞不肖跋不肖曰此皆傳燈錄備載之
烏足異哉第其異者異于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
直指者反毀機關要立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
建立爲實法乃至種種穿鑿恣情搏量爲高見
想必當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囑耳是知此
語此偈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丘祖復以遺應菴
祖應菴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祖復以勒碑當
可見以爲至寶後人身體力行爲
法式可也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天童寺志

卷十

五

附佛果勤禪師示隆知藏法語碑

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乾曝曝地壁立只靠
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
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餓餒餒頭拈示學者令咬
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
挂絲毫透得淨盡方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狀
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狀無
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
往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
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
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色道流也
摩竭隨國親行此令少林無壁全提正宗而時流
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
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
石火閃電光若構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
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

又雪峯輓毬禾山打鼓俱眠豎指歸宗拽石玄沙
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
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
去縛若隨語作解卽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
乳只以一滴獅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
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徹生處提持正
念全是此箇時節惟踏著上頭關候子底便諳悉
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眞探蹟精
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睿旨移
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
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泐佛果老僧克勤

又應菴禪師送傑侍者偈入傳內不載

牧雲門禪師天童雲門永覺佛日四尊宿墨蹟跋

天童寺志

卷十

六

世間事無見便不經心欲見而不得便爲希有卽
如天童先師手墨昔日在左右要亦有之以不經
心故竟無存者于今爲歎雲門老人天趣灑落言
句書法如之生平亦未曾收拾狀至精藍斗室中
每每見之皆韻語也先師獨不喜作韻語所有筆
墨皆法言後之學者苟不忘其法雖不見猶見也
雲門老人多韻語得處處見之亦差勝藏之篋笥
也永覺老淨業阿序未見其稿狀慮近日宗師呵
叱何畏人如此其亦見今時擔板漢多耶佛日尺
牘信口道去如風吹水殊自波瀾此亦近來宗師
信粗浮習工致者所不及嗚呼哲人往矣
矣寥寥遺墨余唯囑悔溪其善藏之

二十里松

始于唐乾元間清閑禪師同禪僧曇德植後子凝
禪師補之有補松記殘碣尚存宋時有培植山林
之詔相傳松茂于嘉靖間山翁老人繼席時乙酉
春命請大衆從山門栽至鎖翠亭師上堂有偈云

怪來禪社日凋傷四壁喬林卒就荒幹折薪樵知
法弱根摧匠石任魔強露棲鳥語無高寄雲宿鶴
鳴失故翔欲起山門千載色請栽大樹作
陰涼康熙初遠菴禪師又補至古山門

天童新伽藍周公傳

雪樵樸禪師爲傳曰公諱城字克界越之餘姚馬
渚人父名彩母魏氏族屬繁盛世敦詩禮公生而
穎異博學負奇才恒不可一世嘗設教于蕭山因
游錢塘謁宋相某公祠題詩謂之神卽降乩答和
有君來共此顯真身之句公覽畢有驚自知非久
人世每歸卒于家自後屢示神迹族人某者相繼
建祠立像崇祀于鄉歲時伏臘走四方男女如市
叩問祈祝殆無虛日凡生歿禍福吉凶皆一一懸
斷不少差忒至若雨暘旱澇有禱必應疾疫災祟
有請必除一以濟民利物爲心絕無矜施責報之
意戍海之役師行無律所經肆掠邑里間有假途
陰覲者公立典風霾迷其去向沙石交擊虎豹搏

天童寺志

卷十

七

噬或培其馬或創其人莫不辟易投戈悔罪駭竄
以故四鄉元元生全安聚戴公之德頌公之功咸
怙之如慈父忽一日附童告衆曰吾曩昔修行累
世爲僧因誤信邪師墮落修羅道中縹緲游魂苦
無出期蒙關聖帝君錄我微勞特引陞覲天帝恩
擢天童伽藍之職自此依佛聞法消除業障吾願
足矣汝等各須自相勸勉正念持齋用修人天福
果至于此後凡有陳供永用蔬素有以葷血作穢
者必罰無赦于是鄉人相傳一遵明誠而慶賽歌
舞一切無益糜費亦漸次約束云公以成化十
五年五月十三日生卒于弘治十年八月廿二日
享年三十有二初里人皆稱爲老相公繼因附童
口報云冥府以公功績懋著晉封郡藩王糾察人
間善惡等事由是廟貌陳設益尊禮有加每秋成
出游儀衛旂仗一如王者遠近父老子弟不期而
會者肩摩踵接擁道趨踰後傾山岳猗與盛哉大
抵公捨不世磊落之資生前拂抑多于爲神後發
之尤多才藝嫻文辭嘗附此與世儒賡和動輒累

萬言兩寫雲興幾于無礙辯才狀此猶縉餘也至
如聰明正直諳大體捍災禦患爲生造福福赫厥
聲濯濯厥靈絕非依草附木倒置禍福博酒食者
比所以能上膺帝眷擢登聖位吾固知公自此
遠矣寧僅脫修羅道而已哉嗚呼推此志也使之
爲民牧卽龔渤海寇穎川之流亞國受其福民飲
其澤固當勒銘鐘鼎垂譽青史食報無窮爾乃公
生無民社之寄獨以昭昭靈爽陰翊王化所未逮
復不以俎豆郡國血食千秋爲快願以職護梵刹
爲榮諄諄狀與人爲善此皆夙緣有據終不以暫
時迷誤埋沒此一點種性吾故樂取公之迹
而論次之又不僅爲天下之爲神者勸而已

黃海岸

弘覺國師見聞錄云海岸端伯黃公爲明州司理
時請先師住育王天童啟勤問道後以虎林司理
赴名入京時公已望先師不肖可而先師于壽昌
博山間置微喙愈嫌隙屬舟中無事簡先師語錄

天童寺志

卷十

八

雖黃且塗抹焉忽聞空中有厲聲譴告者曰天童
悟和尚肉身大士也汝何爲者而慢易其語言罪
將及汝矣公由是驚悸失心徑返匡廬鬚髮舟過
維揚親爲余言如此吁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公非不知畏也特掩于一時生滅
心耳後弘光朝復返初服起爲儀曹郎清師入石
頭不屈而歿

黃介子

又百城集輓詩序云江陰黃介子諱毓祺久叅先
師于禪學洞有所窺申酉之變兩都失守帝后賓
在遐天麥秀黍離子實傷之因陰圖恢復之舉事
敗見執證獄石頭城時匍伏柞棘尤爲要門舉者
持余肖像題之凡一百二十言越三日將決矣作
絕命之章曰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爲摩
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
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脩羅手其柰雙

允忽跳何狀後坐脫圓中余因次韻哭之蓋哀子
孤忠且慶子學佛之有靈也詩云頭學禪流靈山
過毘陵爭說老維摩全輕三藏果頭佛稍重靈羅
大集魔推倒須彌寧有礙吸乾香海已無波閻羅
縱布巡官手天外橫身奈若何黃公又手書一
扇寄牧雲老人雲亦次韻云閣浮樹下暫經過授
記靈山頂再摩慈忍牖民惟有佛嗔癡退舍已平
魔勞生且共眠長夜世事從來等逝波畱取菩提
眞種子人間天上敢誰何太白峯高幾度過塔
尖雲霧日爲摩眞宗有授能超佛堅甲無須乃入
魔紫燕識巢歸社日白鷗顧影泛春波
寄來一咏驚長歎奈此題邊姓氏何

有喜堂

雲間錢大理元冲公子士貴曾不知有童將云
忽云天童天童復云我念天童則病痛皆無後復
夢我三年還來大理入山修供請密老人陞座說
法又求所以續之者因勸修延壽堂改建于東澗

天童寺志

卷十

九

堂成名曰有喜大理果得子名芳標字寶芬長舉
孝廉戊午秋應弘博之辟居家天童西堂慰弘盛
公分衛雲間往謁楞嚴經一部詩筵一柄詩中有
舊住名山應記取秋風藜杖一躋攀之句乃云來
何促耶狀甚匆遽因辭云本欲相見其如不便見
何去後羣妾詢其故云前夕夢一老僧呼余宿宇
道號令余早脫紅塵仍歸道岸余辭以父母未葬
婚嫁未了又應弘博之徵豈能一時撒手乎僧曰
下次再來決不容汝畱矣今日復來與夢相符
吾不久人世矣料理事畢卽示疾又云我奉先天
童之命來此游戲一番豈可久戀紅塵與汝輩纏
綿不已耶將所贈詩扇納衣袖中以經供靈桌上
沐浴題偈云來乘白雲來去乘白雲去長
嘯歸天童是我舊游處乃拍手大笑而逝

